

中宗大王實錄

第九十六之七

0194251  
no. 09



194251

6. 8.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九十六

八月甲寅朔憲府啓曰慶尚右道兵使方好義性本貪狡到處  
殘虐日以割剝為事軍卒不勝其苦一日共謀離叛大開營門  
一時奔出欲屯城外好義始覺其由及其半出僅閉城門艱得  
止之此近古所無之變也好義以主將撫御失道致此大變掩  
匿不聞自知不保托病求退極為無狀請拿推近來人心頑悍  
管屬之人少有不愜輒謀構陷主將今軍卒之變駭愕莫甚此  
漸一長末流難制脅從則已矣首倡之人不可不窮推痛治請  
別遣有物望諳鍊京官明辨審理使無玉石俱焚之弊答曰好  
義軍率之變至於如此其代之者必以撫御得體能鎮壓之人  
然後可堪也從二品以下勿論職秩高下有名望者擇差催促  
赴任可也○乙卯以求買書冊記下于大提學金安國曰中朝  
求買書冊事曾已議定卿於前日欲考文獻通攷抄啓可買之  
冊云待其啓而欲言之冬至使計赴京臨逼故予乃考見文獻  
通攷冊名雖多雜冊不可買也抄其可買之冊示之又有可買



之冊卿亦書啓賀冊之事不可專委於通事吏文學官鄭蕃能  
文者也使之燕掌審擇賀之仍傳曰歐陽濬議必議濮王之事  
役法撮要必論役民之事本朝事實似是大明之事仕途必用  
者必關於官任者也王朝名臣奏議則校書館已有所藏乎否  
司天考古星必論天文之書也交趾事跡必記交趾之事也適  
因卿詣闕故不待卿抄而先示予所抄安國回啓曰臣聞抄啓  
書冊之命已久但以兵曹事務煩劇且冬至使及進慰使文書  
時方修撰故無暇及此事而未能搜閱抄啓矣伏見此抄錄舉  
皆要切臣亦當參考以啓但不得盡賀於一時每行次隨所得  
而賀來為當今鄭蕃燕掌而賀之上教亦當禮制為重所當  
先賀故開元禮二三冊已書送于禮曹矣傳曰知道此抄記卿  
其持去相考參酌擇其緊要而使之求賀可也○傳于兵曹判  
書金安國曰慶尚右道兵使所當擇差南方兵事將興以禹孟  
善徐右道兵使何如回啓曰相當之人只有孟善而共議以為  
平安道事機至大朝廷屬孟善以處之至使往觀而來今若移



差南方則西邊之事無可付者南方事則對馬島主畏服國威  
至捉送罪人生變之患不至如西邊遂以梁允義為嘉善慶尚  
右道兵馬節度使○日暈○丙辰三公及該曹堂上議啓曰赴  
京行次車兩事臣等前議已盡但各司公貿易物貨自有其數  
令該曹酌定回還車兩多少付與使書狀回程臨時以該曹酌  
定之數告兵部請出則奸濫之徒買買雖多末由得輸是則似  
可為也然赴京使臣事完將還兵部郎官就館取驗包量給車  
兩古也若肇開新例則中朝恐或勒定常規自後我國公買之  
數亦不可預定多寡後雖欲加請據此數以答必不見從似有  
所碍且遼東大人例於數外加出七八付之伴送責徵銀兩往  
還皆然此習已成勢所不禁各行回還時為伴送者小有不愜  
於意輒即發毒詔云潛賈禁物一行籠子拔刀刺割毀及物貨  
譯官等厚遺請沮受弊不貲今若使書狀以不多數請出兵部  
以過其利則必發憤恚如己角等凡干禁物窮極搜出申報禮  
部使之生事審矣往在辛酉禮部郎中孫存欵酌定車兩之數



而不果永平府鄉試策題亦舉車兩之弊以為問遼東廣寧永  
平一路深惠此弊欲減者非止一日兵部樂聞我國使臣之請  
即定為恒式移文一路後不得加減則如回還時則已矣每行入  
歸時糧料等物定難輸去此甚可慮臣等以為難者此也臣等  
有一計自今赴京行次還越江之日令書狀官公私卜馱一一  
親監盡輸空館計數堅封翌日早朝與使眼同凡公買物貨及  
例賫買賣之物分揀計除其餘濫數物件具數啓聞屬公團鍊  
使與通事相應數外卜物故為落後寄置越邊人家後現則團  
鍊使嚴加懲治如有捕告全給被捉之物以杜奸濫之弊何如  
傳于大臣等曰必議皆當矣予意以為為赴京一行有奸濫之事  
則使書狀亦治罪事已立法一行雖有奸濫之事自畏其被罪  
其肯摘發乎大抵在上國之地使書狀固任糾檢也越江之後  
則朝廷亦當有禁戢之法也使書狀苟非正已者安能糾檢一  
行之人遣御史摘奸于江上事曾已議定雖不可恒式不時下  
送摘奸何如卿等意亦然則改付標可也啟輔等仍啓曰遣侍



從摘奸事曾已議定至下諭本道而知會禁銀之法非不密也  
今行次千秋使復有賫去云臺諫亦有所聞而啓也此等之法所  
當反覆申明故如此付標以啓傳曰落意知道諫院之議似為  
得宜於予以為車兩之數酌定則雖不得以時加減後弊可除  
故言之耳大臣之議熟計而無餘蘊當依議施行而又以此意  
言于諫院諫院聞命仍啓曰大臣之議以肇開新例為難也但  
兵部於館所驗包卜物之數一從我國使臣所定使臣亦以該  
曹所定請出車兩則必無妨碍矣豈勒定常規不依請數而給  
之乎臣等所啓為後日無窮之弊請勿留難答曰大抵此法之  
立非予卒然定之也大關於中國之事故累與大臣該曹同議  
予之意亦不外此故不允○憲府啓曰守令適代自有期限  
金海府使金潤瑩以梁山郡守未箇滿遽爾陞遷凶荒之歲使  
兩邑之民俱困於迎送其弊不貲且如此不時遷轉恐啓後日  
毀法行私之弊朝中雖曰乏人豈無可為者乎請仍任答曰守  
令數適果為有弊故自上屢言于該曹而臺諫之啓亦宜但金



海大慶所當擇差而無可備望者故金潤瑩注擬云子亦以為  
同道相近故落點已令除朝辭交代赴任不須違之○丁巳諫  
院啓車兩事答曰更議之憲府啓金潤瑩事如啓○庚申戶曹  
叅判李賢輔以年老辭職史臣曰賢輔不喜榮幸每為親求外  
補及其親逝世至二品而年不甚衰猶不欲留朝累乞退休竟  
蒙允而去識者以為有知足之志云○憲府啓曰國家深慮後  
日之弊禁銀之法反復詳定非不嚴密而犯者相繼今千秋之  
行犯銀者非止一二人而為使書狀者不顧奉命之意曲庇同  
行無意糾察使下人冒法自恣至於此極物情莫不駭愕李希  
雍則不能檢察之罪自有定律矣書狀官兼帶臺官檢察其任  
重矣立法之初所當刻意糾察李安忠以市井孽屬李富駢請  
于希雍稱打角夫率行而富駢所犯銀兩甚多至於銀兩八盛  
籠外以書狀官懸牲點馬初不能覈僅得辨之且富駢當點檢  
卜馱之時銀兩入盛之籠隱置于書狀官寢床下此雖安忠所不  
知大失臺官體統回還越江請即拿推戶曹佐郎尹杲前為冬



至使書狀官時一行之人非徒不能檢舉多犯銀兩其奴亦先犯之其時不治其罪物論以為未便請罷尹杲之職荅曰禁銀之法至為詳密而犯之者相繼予亦為痛心禁條有使書狀並治之法安忠拿推可也尹杲之事雖在法前然一家之人猶不能檢察可罷也○甲子傳于吏曹判書成世昌等曰今觀金海府使之望李彥迪為首此人合於六曹參判而宜在朝廷者也補外養親於其身則美事也不知朝廷以外任為相當而擬之乎世昌等回啓曰此人呈辭而去自上命除近處守令然後乃可擬也但昨日諸宰相以為此人終是為其親難於在朝不得已而下去又難於茲時上來其家近處守令有關擬之為便云故擬之也傳曰知道以李苞為議政府右參贊鄭順朋為漢城府右尹李彥迪為金海府使史臣曰彥迪篤學力行事君盡忠言論正大而世昌還爾補外以難於在朝為言其謬甚矣○丙寅御朝講○丁卯御夕講○諫院啓曰李彥迪乞歸養自上以進退有關不允其請而今為金海府使於李彥迪養親之



義得矣有乖於朝廷重情不許歸養之義請適方好義割剝軍  
卒使之離叛軍卒出城叛走匿不以聞其罪重矣不待畢推遂  
即照律至為未便請收成命以好義招辭觀之觀察使宋純不  
為不知不以啓聞亦為非矣請並推考藝文館奉教南虬年多  
有物論不合史官請適答曰李彥迪事如啓方好義事予亦見  
其招辭多計料故令為照律也只見招辭不推事干刑推似異  
推事干然後刑推則久滯於獄故照律前例宰相之人則先推  
事干歸一然後刑推者亦有之矣今未見事干招辭而刑推亦  
不可待敬差官推事干公事然後更稟刑推其照律公事改判  
付可也宋純南虬年皆依允○辛未 御朝講憲府啓曰慶州  
府尹趙績衰耗不能治事永興府使朴世英亦已衰耗決不能  
堪任請並遞擇差皆不允○兩電○壬申 御夕講○憲府啓  
趙績朴世英事世英如啓○癸酉憲府啓趙績事不允○丙子  
聽啓覆○憲府啓趙績事不允○丁丑御夕講憲府啓趙績事  
不允○日暈○戊寅 御朝叅史臣曰時朝叅久廢至是始御



之外司之臣望見天顏多有為幸者○諫院啓曰慶州府尹趙  
績表耗不可任煩劇之地憲府累日論啓自上至今留難物  
情未便請速遞如啓○以李清為漢城府右尹宋麒壽為司憲  
府掌令吳祥為司諫院獻納史臣曰清無政事才承旨時草一  
傳旨甚艱其能堪京兆煩劇之地乎○已卯憲府啓曰幸學勸  
勵儒生固是美事但今年凶荒近古所無都下阻飢一布之直  
僅給數升凡為弊事一切停罷此命一下遠方韋布希望僥倖  
雲集京師其弊無窮請亭荅曰如啓又啓曰司醞署令李璣杅  
川農莊蓄穀為典守奴子所偷因此作謀欲勒取民財以所偷  
之穀虛張其數寄置某某民家納招事劫誘奴子因呈狀起訟  
闌囚村民且有一民來謁璣以其奴子所偷之穀亦寄置其家  
劫勅拘繫房內構飾呈狀之際其民劫威以其田地成文贈納  
此事觀察使林百齡時方推閱其奴子及事干等一一供招李  
璣所為極為無狀不可一日在朝列請速罷黜如啓○庚辰兵  
曹判書金安國以求質書冊單字入啓曰前日命小臣中朝可



買書冊抄考書啟故臣以藏書閣東西文武樓書冊憑考歷代  
書冊則我國所無者甚多故歷代書冊多抄啓然不能一時盡買  
每行以價物量給隨所見買來為當於禮部移咨請買則當以  
經學理書為主故多抄實學也諸子百家不能盡抄故只抄名  
家且雜書醫藥卜筮天文地理亦不可不抄故名錄若是其多  
也元及大明書冊則於全史及諸集中抄書但恐甚疎漏自今  
行次以某某冊為主先買事自上命之乎今弘文館付標啓  
之乎且藏書閣不秩書冊並抄買來事曾有傳教故別抄書啓  
此等冊不秩卷數今弘文館啓考而買來充數乎取稟且天文曆  
法兵法等書乃中朝所禁禮部若聞求買冊名則不當并錄他  
書以示故別錄以啓前者自 上抄下書冊皆付錄此單字但  
其中李翰林集乃太白集也曾印頒布諸葛武侯傳則已刊於  
慶尚道諸葛忠武錄救荒活民書則前已買來皇朝名臣奏議  
及孝行錄仕塗必用弘文館有之故並不抄啓 答曰皆知道所  
當先買書冊令弘文館付標予亦可付標也不秩冊則相考卷



數書於冊名下以入可也天文曆法兵法等冊中朝所禁則令  
通事隨所見買來可也○御夕講○壬午 御朝講大司諫李  
滌曰今年凶荒近古所無昔旱之餘風災又作西成望絕市價  
太減方秋如是明春可知救荒賑恤之策不可不周然此特騷  
擾而無益近者親拜宣陵之命已下 聖上之孝誠則臣無有  
間但人君一動不無下人之貽弊古者遭凶荒處以喪禮皆為  
民而已 上曰若是則不如不為也然贊官權應昌曰改教風化  
必自朝廷始古之宰相朝士以廉恥相尚近來黃海忠清等道  
築防海澤者比比有之非已力所為乃貽弊各官百姓含冤此  
非無主陳荒之地也窮民無力不能自耕也非徒此也王子駙  
馬亦為之此乃下人文結市井之人或上言或呈該司至與無  
知蠢民起訟爭辨其於事體何如 上曰先自王子不為然後  
下可以效當令痛禁使士大夫為法也史臣曰是時廉恥道喪  
權重宰相於黃海忠清二道築防海澤請官役民民甚怨苦故  
應昌啓及之○憲府啓曰富寧府使徐壽千素無弓馬之才不



台檄侮請違忠却府都事黃允寬前為會寧判官時昵愛私妾  
多泛濫作弊之事及其遞來暴揚上官之失以謀陷為事所為  
字理請罷壽千事不 允寬事如啟○日暈○癸未 御夕講

侍讀官宋世珩曰嚴光之節奮乎百世之上而聞者莫不興起  
扶持世教氣節最關東漢之末國勢傾危不絕如縷跋扈之臣  
羅列天下篡奪神器亦非不難矣然而搢紳間氣節凜凜為社  
稷則視死如歸為君父則折首不悔是以維持世道不至易滅西  
漢之末不至衰微而氣節掃如故王莽篡位如反手上書稱賀者  
一日千數矣以當世之事觀之紀綱頽靡士氣萎蕪無異西漢之末  
若有不測之變果能有視死如歸者乎崇尚氣節培養士氣不可  
不及汲也又曰買冊中朝甚美事也但所買之冊世所罕有若市  
肆無所得而出自皇帝之內帑則遣使稱謝不無其弊徐待後日  
何如 上曰非皇帝前奏聞之事也移咨禮部則亦不甚難矣  
且書冊非如他物大臣亦云無妨故如是也○憲府啟徐壽千事  
後允



九月甲申朔○乙酉憲府啓曰事大雖當出於至誠然不以禮  
 而遣使煩數則反歸於不誠近來國家常朝之外如謝恩陳慰  
 進賀欵問等項別遣使价之事紛紛相繼我國及中原一路之  
 弊雖不足言煩數之誚好名之譏恐不能免也今因九廟之災  
 別遣進慰之使非不知不可而不曾啓之者以出於 聖上至  
 誠而朝議亦定也及聞李順宗之言進慰與否問于遼東大人  
 答曰在此無進慰之事外國不同自心為之云遼東以內朕之  
 地親承聖語而尚無進慰之禮我國以海外之邦不待聖詔而  
 私自聞見強遣使臣忠敬可嘉之名則羨矣其取譏於中朝有  
 識之士寧不寒心假如復加寵命至如降勅則謝恩之禮亦不  
 可闕如此極凶之年民多流離不務急民之實政反舉不當為  
 之虛文此非保國之道也今此進慰請勿入送如此之事一開  
 其端後弊無窮自今以後常朝例遣外凡別遣使价一切勿送  
 答曰自今以後常朝例遣外一切勿送云此必不知 祖宗之  
 例也方今之事比於 祖宗朝則猶減也凡遣賀之事出於意



科之所不及豈可預定其規矩乎當遣使之時可與不可朝廷  
自可定議耳今此進慰之事非如他事故朝廷上下已議定之  
進表已成明日發行聞李順宗私聞之奇若停之則此慰非誠  
矣况下國預慮皇恩降勅之事亦不可也決不可止之再啓不  
久○日暈○丙戌冬至使許磁進慰使李霖如京師○憲府啓  
勿遣進慰使不允史臣曰我國雖在外夷之列中朝視同內服  
而我國服事恪勤其來蓋久彌稱禮義之邦豈無其由今者九  
廟之災至於木主俱焚而帝詔有曰若隆淵赴火云則其懼災  
罔極而必以喪禮處之矣進慰之舉不得已也以一國風憲之  
官而暗於禮制有此失中之論當時之事亦可知也○憲府啓  
曰濟用監納布提調看品捧之例也雖色負不得擅捧前副正  
禹安國不言于行首及色負凌晨來司獨坐三人之布多捧至  
五同潛藏于私庫其用術判然而自上以為別無用術徑擬  
以斷深為未便納布三人及禹安國並窮推治罪依允○以許  
伯琦為司諫院獻納李首慶為正言○丁亥聽朝啓○日暈



○已丑憲府啓曰北道評事金忠俊人物暗弱前為戶曹佐郎時不能堪任評事亦是使命已有擇差之教此人不可差遣請遞依允○辛卯弘文館副提學權應昌等上劄曰財者人之所同欲入君所以用之者不由於光明正大則其何以清出治之源杜利欲之門乎今者賫銀抵禁之人納布售奸之徒既正其罪則其所犯之物該官處之自有其所而方在推鞠獄未歸決遽沒其貨移諸尚方有若因人之罪而利其財然恐貽以財傷義之譏貪穢之氓賈禍之財以為國家之用亦已辱矣以之為王者帑藏之私用不可使聞於衆庶也寶悅遠物公買濫觴已為不義至於密招譯官責買竒邪便門之外物貨狼籍折筭價直有同闌闔譯官或語于外曰宮中私買如此其多欲不賈銀勢不得已此言流布取羞非細此雖殿下所不知內間之事外人豈能詳辨殿下律家之地既已如此則將何以禁牟利之徒乎財之所存各有其司當其用時必有承傳然後惟正之供而所費有經今乃直用甘結需索無名遂使支用歸於暗昧非



但此也用財之時或礙公道則私名地官之長任尹間有法外之  
旨視同一家之臣是雖戚里親屬既為國家正卿則待之固不  
當如是也此皆設於私而害於公其有累於光明正大之德豈  
不大哉近年以來凡上章論列殿下必聽納弗弗樂善之誠至  
矣然朝廷失政則易於勉從言涉刑家則有所厭聞竊恐殿  
下其於出治之本有未了然也伏願殿下克去已私恢廓光  
明益篤律身之功以清化民之源不勝幸甚答曰今觀上劄至  
當凡為屬公必待畢推近以銀屬公之際禁府適啓曰銀雖置  
府無以推閱先宜屬公云故予意以為此必難於處置而其言  
不妨故凡之子嘗聞譯官牟利之徒憑籍公質欲賈銀兩禁銀  
之後自無其弊予亦未及知之事或有之也若欲辦之則是反  
為厭聞其失矣今此啓意當深察省愆改之則如日月之食豈  
不可乎○癸巳傳于政廳曰右尹無可當之人左承旨李名珪  
趙資為右尹○諫院啓曰外府之財以待邦用之有法者莫非  
惟正之供人君不可以私用若付之私昵之人致有法外之用



則亦但傷財蠹民為 聖德光明正大之累莫大於此戶曹判書  
尹任職為地官之長自 上無名之用雖有顯旨所當執啟者  
循法外之旨以致用度之濫其失職甚矣請違右尹李名珪陞  
堂上纔過十朔餘 還陞二品官爵猥濫請速改正答曰尹任之  
事予呀不知之事也然物論如此則違之可也李名珪人物可  
當則朔數雖少不準違也憲府亦啟李名珪事後允○以禹孟  
善為平安道節度使李彥迪為漢城府判尹李浚慶為弘文館  
副提學特旨上李邑為刑曹判書柳仁淑為戶曹判書南孝義為  
漢城府左尹鄭順朋為右尹權應昌為承政院左副承旨權續  
為直提學尹元為翰林億齡為司諫院司諫○傳于政院  
曰前日弘文館劄子云以至親之人間有法外之旨此言必有  
所以也雖在虛實之間別無的指之事故初意以為無妨今觀  
兩司呀啟皆論此事發於公論若是予無私用之地而所論至  
此人君累德莫甚於此下人之呀知上不知之則君臣之間情  
意疎隔矣自下以某事論啟云則上下可以解感矣權應昌今



為承旨問之可也又傳曰以諫院所啓觀之予言於戶判官府  
之物私用於法外之地云政院所不知之物由何地而用之乎  
此事必有戶指戶曹堂上郎官非不知矣速考以啓政院必聞  
所指之事予未得知為承旨等啓曰臣等未知的指某事故未  
得啓達應昌回啓曰臣在弘文館議劄子時劄中之辭外無各  
別之意但用財之時有所妨礙於公道則私召尹任入某物之  
譏有之故於劄子中及之各別指的某時入某物之事不出於  
議答曰下意洞知則上意亦無礙矣尹任常時不數數問安或  
凶公詣闕而問安之時則有之人之見或疑召矣凡入雜物以  
政院或捧傳旨或捧甘結何有妨礙而先言於尹任然後入之  
乎頓無此理予所不為之事羣下自然洞知矣○甲午受常  
參聽朝啓傳于大臣等啓覆後退  
在實廳曰今日朝廷適一會故予  
之所懷不敢不盡言自古上下之情不通而相礙則危亡立至  
是故上之所懷言於下下之所懷亦言於上此上下不阻隔也况  
事關君德而下有誤聞之事則非徒羣下之致疑後世觀之豈



可乎哉近觀弘文館劄子曰用財有所妨礙則私召地官之長  
間有法外之旨前後專無此事而指何事有此言乎一以駭之  
一以憫之若問之則恐有妨故大槩答之弘文館隨所聞言之  
而不的指必有誤聞故知悉而已其後臺諫聞此劄或言尹任  
苟循法外之旨府當推之或曰大累君德莫甚於此請適尹任  
此事臺諫亦非別有所聞只因劄子以為實也予前後無私言於  
尹任入該司之物問于政院則答曰臣等不知某事云問於權  
應昌則答曰非有他意該曹入某物之時私名尹任使入之也所  
聞之議如此故及諸劄子云此則初不知實否而論之當然矣  
朝廷則必皆言曰自上何物私於尹任處入之乎孰不疑之也凡  
該司之物令政院捧承傳進排例也其間何物有所妨礙而私  
言於尹任然後入之乎以事體計之則雖某人為戶判例當以  
政院捧承傳何有妨礙而私言之乎予意以為本無此事何人  
構說此言乎尹任居戶曹久矣衆庶必以黷黷之事繫于其上  
而喧言至此乎尹任雖至親位至崇班其間至嚴何有法外之



言乎尹任不數問安因他語闕或有日晚而問安之時人必疑  
之何足恠也况於尹任予不親言必使承傳言之該曹進排之  
物先言於尹任豈有近理乎頃無此事上下之情如此言之則  
洞然以釋矣此非言弘文館劄子之是非也近日朝廷皆疑不  
可不辨言也大臣等回啓曰上意言于下下意達于上上下情  
志交孚非偶然事也弘文館劄子亦非指斥言之泛然論之之  
辭也古云警戒無虞罔失法度唐虞至治之世猶以此言為戒  
弘文館上劄之意亦欲使君德益修也自 上惕慮尤為警戒  
至為當矣如有所失則下人孰不知也尹任久為地官疑下人  
構說然豈可取實○大司憲崔輔漢正言李首慶啓曰臣等詳  
見弘文館上劄以所聞論之也如有其事則自 上改之可也  
無則益加修省而已若是則虛實自然洞知也既問政院又傳  
于賓廳此近於強辨而又以侍從之言為未實也非但有妨言  
路物情皆以為未便臣等之意如此故敢啓答曰予意雖不言之  
朝廷自可 知之但上下之情不可阻隔故 祖宗朝上情亦莫



不下喻上下之情不阻隔然後君臣如魚水之歡矣是以言之  
○乙未傳于政院曰予觀夫農各官書啓八道皆如是民生艱  
苦至矣市上米貴近來尤甚秋成若是明春可知救荒等事則  
戶曹及賑恤廳勉力圖之近者常平倉意欲分給而戶曹止之  
如此之時無乃舉行乎頃者大臣等請軍士祿俸給之者市價  
由此而增也可食之米給之然後市米可補也減省公事已  
下矣其後各司提調還請不減云不得已不減事則已矣不緊  
之事則深減可也且京外農牛多死明年耕種之事甚可慮計  
無措置矣古云一民飢曰我飢之一民寒曰我寒之此人君念  
民之意也予甚憂慮焉○大司諫李滌等上劄子曰聽諫非難  
用諫為難用諫非難悅諫為難聽而不用則聽之無益用而不  
悅則言之者日踈人君之威雷霆也勢萬鈞也雖導之使言和  
顏色而受之聽其言而用之犯雷霆之威壓萬鈞之重而敢言  
者鮮矣况訑弛之意既見於言色又從而強辨之乎頃者侍從  
目當今之痼弊陳藥石之格言可謂深且切矣 殿下及躬省



念苟有其實便當惕然改之雖或無此失亦當更加修勉必自  
反曰我無此失何以致人之言如是也我之致此言必有其由  
益務光明正大之德以釋羣下之疑可也今者上劄之臣職移  
喉舌輒降清問欲究言緒之所指公卿臺諫來會闕庭反覆詳  
辨以侍從所言置之不實歸之於衆庶黥黥之說是豈徒訑訑  
之意見於頽色其厭聞不悅之實必將距人於千里之外也臣  
等竊恐言路由此而漸塞終至於不可救也伏願 殿下勿辨  
人言之虛實惟恐在我之不盡益篤納諫之誠務昭清儉之德  
答曰今觀上劄苟有其實改之或無此失更加修勉此言至當  
予初見侍從之言雖不知所言之為何事不為厭聞故不問之  
只答大槩而已其事歸於大關中外之人以為未審故不得已  
言之此非厭聞之意也○大司憲崔輔漢等上劄曰臣等伏覩  
下賓廳及問權應昌傳教有曰自古上下之情不通而相疑則  
危亡立至又曰自下所知之事自上不知則君臣之間似乎阻  
隔也臣等不勝感激臣等於是時不以所聞知上聞則臣為有



罪夫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其愛戴之誠皆由於天性之固然而不容已一有君父之過舉或騰於人口則為之臣子者其忍坐聽人言而不思所以規誠之納於無過之地乎臣等伏見近年以來用財無節入內之教頻數不時需用之濫庫藏一空及臨供用未免增賦於民而民生日益困悴侍從言官以是慷慨於經席者非一再而殿下聽之邈然又有拂然之色進言愈切宣索愈煩衆口囂囂不可防遏私名地官財歸暗昧之譏自爾致之將何以止之哉侍從上劄盡言不諱者皆戮於愛戴之誠心欲納於無過之地臣等之論啓者亦豈外於愛戴規誠之誠乎殿下下教至再多自明之辭無引過之意臣等不知殿下以羣下之盡言為非實而然耶抑惡其暴揚惡微而彰君之過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改也人皆仰之何嫌於人見其過哉殿下既有累德莫大之教又有捧承傳捧甘結何有妨礙之教承傳甘結濫用則一惡其累德而不祛德之所以累其為累終大矣殿下之所以強辨不已者若出於惡其聲之念而內實



忌諱則是乃遂非文過其為阻隔又有甚焉誰肯犯雷霆之威  
為 殿下陳其所惡聞者哉臣等又念人君享一國之富尚方  
供御足以奉其用度而需索用度至於此極者不過為嬖幸子  
女之奉爾古昔聖賢之君必思與賢臣碩輔共享其安樂而澤  
及於民今也注息濫被於嬖族之微寵賚偏及於戚畹之家而  
出貢賦奉上之民未蒙惠澤反見侵削邦本已至抗捏雖有子  
女王帛將誰與享其富貴哉大抵天地生財只有此數益於上  
則損於下人主當節用以愛人不可以好貨而散民昔宋祖以  
四海之富猶曰我為天下守財况以褊小之邦不腆之財橫費  
太濫乎伏願 殿下用財毋濫克謹節儉之德改過勿憚益篤  
樂聞之誠荅曰人臣使人君當節用以愛民不至於民弊者至  
為切當之言予何不念哉亦豈小有厭聞乎待從上劄之事初  
雖不知某事若問之則有妨故只荅大槩而已自上專不知某  
事雖欲改之何可得也此不得已問於下也使上意洞然知悉  
則上下之情不為阻隔也常時納某物政院捧承傳各令其司



進排例也私名地官之言不言而可酌矣朝廷雖知之中外豈能盡知是故言之非厭聞也○丙申臺諫全數啓曰今此進慰表辭內動惟賢德儻出仁愛之心且曰仰觀綸音慨荒城之靡逮云仁愛之言則天為失德之君先出災變以示譴告之意也用之於陳慰語甚未穩且非親承聖詔而稱仰觀綸音不可也荒城靡逮之語則似以綸音不逮我邦為慨恐有後弊此等語多有未安之意故文書監進提調或以為未安至於查對之日議論不一而終不改之事大文書至重之書必三度監進者欲其詳盡無誤之意也表文如是其不當而都提調等當國大事委靡牽合不能詳察大提學金安國事大文書專委修撰而亦不詳盡至為非矣強遣不可遣之使倘或反受表辭不恭之責則事關非輕悔之無及進慰使渡江尚遠請速下書勿遣事重且急故臣等合同以啓荅曰啓意見之不小表辭多有誤處至為駭愕其表辭則可以改為矣今已發程還止若何廣收廷議可也即命政府堂上全數及六卿等

禮曹則全數

收議于賓廳傳于



大臣等曰千秋使去時進慰入送之意已知之中原一路下人等不無傳播之理中止之何如觀臺諫所啓不小表辭多誤如此涉於不恭至為駭愕追止未安勢可得改乎尹殷輔洪彥弼尹仁鏡金安國李芑柳仁淑議進慰之行古無其禮於今創見揆諸事理似為難便因此國論久而愈激今臺諫所啓宜矣但聖上曾率百官奉表授使者使者登途為日已久一路傳聲亦必已及遼東今者中止似違事體只將表文疑誤處修改追送何如柳灌梁淵權撥成世昌慎居寬趙士秀議我國於中朝有慶即賀有憂即慰事大之誠固當如是九廟之災古今所罕遣使進慰似合事宜但內服諸侯未聞有陳慰者此非誠心不至必有所以我國先內服諸侯而進慰於禮亦恐未安雖已拜表登途物論久而愈激不必違拂衆情強遣不可遣之使及在我國境上止而勿遣恐無不可上從三公議三公等因啓曰仁愛人君之語似乎規警不合慰安之意中朝以為不恭之意則未及料也臣等之意如此故查對之時亦議而不改也更料則



臺諫之言亦為是矣速改及送何如答曰不小慰表多誤按初  
意以為駭愕以其言觀之不至大妨予意如此此必大臣不改  
之意也且以大明會典付標下示朝鮮國下載錄曰慶曰勿為

他計宜速改製送可也其改製表文曰廟貌聿新方申奉先之禮  
天意未測忽值非常之災率土震惶含生驚惶欽惟孝齊大舜  
欽同帝堯感因至誠寧爽昭應之理動惟玄德儻出仁愛之心  
既盡誠於慰安願小寬於傷慟伏念臣職守攸繫奔問無階仰  
覩綸音慨荒城之未逮祗抱悃臆望層宵而增摧其所改之句  
則數或失恒雖盛世難免乎變異理終有定惟至德能轉乎休  
祥仰覩綸言改以邈想班行○丁酉臺諫三啓請勿遣准慰使  
不允○戊戌生負辛百齡上疏曰民者國之本也食者民之天

也古之王者必使赤子免於飢寒者豈歲常豐足而然哉蓄積足而  
備先具也昔魯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而倉廩虛  
竭使臧孫辰告糴于齊而春秋書之以為人君之大戒胡安國  
以謂此寄生之君也臣讀至於此未嘗不嘆息焉不意今者國



無常儲旱乾之災前古所稀民生嗷嗷如嬰兒之絕乳其死可  
立而待當此之際 殿下雖有哀憫之心而無蓄積可以備患  
無鄰國可以告糴將何以濟民生乎居民之上而使之飢死不  
能救之則是孤負百姓也臣未知後世之人亦謂 殿下何如  
主也臣有愚計聞諸鄉老民遭凶歎方秋艱食若至明春死亡  
無餘矣王者值非常之變亦不可無權以處之古有納粟拜官  
之事此雖漢唐之弊而在今若借而用之於善以救民生則  
安有不可乎以穀之多少差官之高下使之免役稱號傳榮子  
孫則有穀者爭相納焉 殿下何惜一紙之虛名而不為權宜  
之舉乎若曰官爵濫而免役多不可行也此不通之論也若使  
其人必任以事齒於朝列則可謂濫矣只給官名尊顯鄉閭而  
取其所有濟其所乏則公私皆得矣且自今以至來歲饑殍相  
望則其失豈止免役之多而已當凶歲救急之策莫切於此伏  
願 殿下與大臣共議然後施行臣之至望也且 殿下獨享  
富貴而四方民瘼了不聞知其可乎哉昔日安居樂業之民今



則去鄉里遺親戚流離道路者不知其幾若使鄭俠復生於今  
而圖上九重則寧不惻然於 聖衷乎亦願 殿下崇儉德省  
浮費謹儲蓄以敦國本以厚民生則大平之治指日不可豈謂  
七年之病難得三年之艾也疏入傳于政院曰今觀此疏他餘  
事則切當矣其中納粟拜官之說雖有古例勢不可舉行其疏  
亦以為議于大臣云此可以議乎政院回啓曰此乃弊政若  
可施行則何必收議傳曰知道史臣曰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  
王前乃君子責難之道也豈可以漢唐之治道吾君哉况以大學  
莊脩之士方有壯行之志而屑屑陳疏乃以漢唐弊政之愈甚者  
為救荒長策其無識妄作極矣當時士習卑汚學術不明儒者  
之論至此鄙陋豈不寒心哉○以金安國為判敦寧府事李邕為  
兵曹判書鄭順朋為刑曹判書朴祐為漢城府右尹○己酉憲  
府啓曰全羅道興陽羅將權孟孫等以虞候尹自決罰官奴象  
伊致死至於扶執揮置擅囚奴子事甚駭愕近來人心頑悍凌辱  
使命所關非輕所當各別痛治使一道人心有所懲懼今以本道都



事推考事似不嚴請令災傷御史羅世績仍留推考虞候亦是  
使命近來專不擇人例以雜類差下故如是失道見辱於人以  
致虧損國威至於此極新除授鄭嗣周亦庸雜之人請適今後  
以出身顯名人擇差今年全羅道沿海各官皆失農而康津尤甚  
引儀朴自芳以縣監仕滿臨適恐以失農仍任許多結卜數災  
傷審定時多不以實以之次失農報使而適任使一境之民曖昧收  
稅愁冤莫甚請罷以懲其餘答曰皆如啓○傳于大臣等曰各道  
災傷失中守令應罷者今年凶荒迎送多弊故與大臣議之降  
賞之法已定矣但應罷之外守令或以仕滿而因失農恐未遽  
還故以災為實者有之或有御史之歸不給文書不為立柱指  
示使不得憑考如此之人拘於小弊而不論則非徒舊法毀也  
亦無懲戒之意如此例外作罪者照律治罪何如大臣等回啓  
曰上教允當○壬寅傳于政院曰近來久廢經筵而輪對亦  
不為故欲於二十一日御輪對而適齒證尚不快差茲以停之  
此意政院知之而已○乙巳傳于政院曰諸君公主家舍雖不



得盡為畢役若敬顯公主屬城君家舍則不得已畢役後可行  
吉禮矣繕工監官負慶畢役日期問之可也史臣曰諸君公主  
翁主家舍佯擬官闕爭尚奢侈董役之官率皆承順務銜已能  
經年不成勞役不休以是軍丁日繼流亡鄉閭村落十室五空  
凡役處或稱書負或稱使令攀據權勢優游徒食以宮室為窟  
穴專事侵虐軍卒該董之官雖知其弊而或怵於勢或恬於因  
循或甘於分利痼成積弊宮室之侈未有如今日而軍民之困  
悴役董亦有未如今日者也○丙午傳于政院曰今年凶歉  
大甚諸道軍士生理尤難凡軍營摘奸及軍裝摘奸事限壬寅  
年秋成不為可也此意言于兵曹都摠府○諫院啓曰築城要  
害事關創置非守令所敢擅便濟州牧使尹仲衡擅發民丁浴  
海築城民怨不貲至為駭愕請先罷後推康津地大物衆介於  
兩營之間又值凶歉尤甚民皆失所年少武臣非但不能堪任  
事皆牽制不得自由其弊不肖縣監朴應人器不合請遞蘇  
復間以文官擇差答曰皆如啓○丁未 受常參 聽朝啓典



獄署囚私奴石榴

與村莫同等作黨水原等處行人所持千物劫奪村莫司被捉捕盜廳狗留突入解放亂

打軍士從重

鎮川囚私奴文昆清州囚內資寺奴林三私奴朴

孫又昆柳湖之奴也林三柳湖之婢夫也朴孫德文昆林三教講者也昆以鐵刺柳湖材三以杖擊柳湖朴孫以石打柳湖昆三

凌遲處死村孫從 ○日暈 ○戊申憲府啓曰漁川察訪金德老

所行悖戾不合職官請罷且漁川道各驛皆在江邊警報最重

近來例以庸常之人差遣不務蘇復反加侵漁人馬斬至凋弊

今者方有西鄙之憂察訪請以秩高廉謹幹能人各別擇差且

常時收告身罷職人負必於冬夏兩都日書啓者以示懲戒之

意也如有不得已之時則已矣當此減省之時都目亦不遠不

可諉諸乏人而非時抄啓請勿書啓答曰金德老事察訪擇差

事皆如啓罷職人負書啓事近來人物乏少或有以不緊罪見

罷而可為叙用者故已令書啓不須改也 ○御夕講侍讀官李滉

曰臣承御史之命至永平縣則其地水災尤甚山谷之田盡

為頽覆而傍水之沓則漂落不存嗷嗷百姓失業流離臣之歸

成行來告曰焦傷之地則可望來歲如我窮民無有後望矣境



內講武場限年耕食之地水永許耕則流民復業庶可得蘇云  
臣以為永平以路傍殘邑無田畝少居民而所餘窮民盡為流  
離則邑不為邑矣講武便否臣未及知但以所聞見啓之

曰 祖宗朝講武場不可輕易處之議于大臣滉又曰今者以  
凶荒如受由外方子息婚嫁皆不得為此雖除弊之意然周禮荒  
政十二條婚不備禮者亦多矣男女失時感傷和氣故使不失  
其時今者使不得受由而歸則恐有乖於荒政之本意也 上曰

年險之時以乘駟為有弊故如是矣若以私而行則不至有弊  
更議之可也○己酉三公啓曰濟州牧使尹仲衡以諫院所啓罷

之仲衡擅便築城至為非矣但非為新創乃因舊基修築以備  
防禦五島倭人五島倭人事見庚子九月十八日以知虛實不無作賊之弊此朝

廷所以適士秀而送仲衡之意也趙士秀為牧使時猶有送也  
擅便之非推之可也罷職似過請勿罷舉以武臣尹仲衡差送也答曰築城重事必監司

兵使親審啓聞然後築之例也而仲衡擅費民丁至為駭愕  
故已罷之矣今觀大臣啓意勿適可也○大臣等進于閣門外



傳曰近者子以有政不得而議之今年凶荒太甚非徒老弱堪  
于丘壑至於人將相食凡民之中最苦者軍士也是以教兵營  
都摠府限明年秋成勿為摘奸向其中尤其者則摘發治罪可  
也圻甸之民勞苦倍他如轎軍造墓軍私借之役京畿監司林  
\* 處已言之矣然守令豈盡奉行乎察訪等拘於人情或枉道  
乘駟督令立馬其弊不無京外官員欲食豐侈禁戢之事視為  
尋常而專不奉行如此之年尤不可不禁也苦仕軍士艱待祿  
俸當給可食之米市米由此可增人心風俗之惡不可勝言下  
卒之人凌辱官員此事至為駭愕朝廷之上若風淳俗美則下  
必自效矣對馬島主其心則雖不可知然連送罪倭以誠納款  
祖宗朝亦有遣使之時今若遣使宣慰則一以示重厚之意一  
以審倭奴情狀而彼亦感恩邊患庶無矣西邊新兵使高正擇  
送防備之策不可不議也文官送西人等不須還陞本館以  
軍職次次陞遷則兩路遷轉文官六品者自多矣大綱如此其  
察而議之○上御思政殿引見大臣領議政尹殷輔曰今年



凶荒前古既無明春將何以賑救且凡民之中最苦者軍士也贏糧遠道典賣連命若被懲罰則勢將難支軍裝摘奸之事雖不可永廢而擇其尤甚者治罪何如外方居民之中畿甸尤苦輜軍造墓軍等事已於監司處論之矣察訪等拘於人情枉道乘駟之輩全不考覈此亦監司可以檢察也京外飲食之侈自上傳教不一再而下不舉行更加禁戢可也減省之法自古有例戶曹戶曹請之意是矣苦仕之人專仰祿俸而若以不可食之米給之則抱閤罔告軍士祿俸則以可食之米題給可也以功凌長以下慢上澆漓成習淳朴道絕至於使命之人見辱於下年凌暴頗極若此之流不可以法治之必以教化隄防對馬島主捉送罪倭亦輸誠納款之事也使之生理在我勢不得不爾然前有對馬島敬差官之使自庚午反亂之後不為遣使矣今因罪倭捉送之端特加褒賞更新約束以見厚意則彼必感矣不必遣使宣慰也若西方之事至為可慮沿江越邊漸成居落合水連陸則



尖爾而至矣且義州麟山越邊唐人入居者漸成部落交通  
賣買潛竊牛馬何事不為耶莫若因舊基修築土城削去外  
面鑿壕其底閉城門使不得出入可也徐待年豐修築何如  
關防最緊莫如江界必有才望人可以鎮壓野人矣且江界  
則為主鎮上土滿浦則為屬鎮而主將則以堂下官屬鎮則  
以堂上官差之事體顛倒請以堂上官擇差何如新入居之  
人如上土滿浦等地以為防禦事緊而使之赴防則無田可  
食不得聊生也兵使與監司同議宜穀可居之地折給居住  
則不至逃散矣可行條件一一書啓使新兵使施行何如西  
邊之事視古尤重自前皆以重臣為監司前監司今已臨遠  
須擇有名望解邊事者差遣何如左議政洪彥弼曰西邊南  
邊之事是固可慮而目前飢餓之民尤為惕念請自明春限  
秋成減祿百官祿奉以活民命似當飲食之事豐侈糜費莫如  
此請一切減省以三時為兩時何如上曰祿俸不可輕減  
徐高看勢為之他餘條件令戶曹磨鍊可也彥弼曰西邊之



事在今尤重義州牧使金景錫雖若可人然以武班恟於權勢下

人亦不畏戢使臣之行連絡不絕疲弊已極請以有名望臺諫

侍從之人擇遣若是則西方之憂稍弛 上曰進香陳慰使聖昭

后崩等使不得已入送而謝恩使以夾江又將隨歸陳慰使之

速若復降勅使若慰則亦不得已謝恩使入歸矣若是則一路之

弊不小禁耕謝恩當於正月間看勢入送彥弼曰夾江土肥明

年不無復有冒耕之弊今若謝恩則據此更為奏請亦不難也

殷輔曰進香陳慰謝恩三使作為一行而減其不緊下人則弊

亦不多也判敦寧府事金安國曰對馬島主奉承朝廷之命捕

送罪倭其心可嘉別行褒獎則彼必與感矣自徑庚午之後減其

糧料而彼人等每修書陳請當此機會歲賜米豆及歲遣船等

斟酌加給何如且今年飢荒前古必無賑恤廳戶曹等官救民

無計矣儒生生員辛有以納穀拜官陳疏者而政院以為官爵

重事不可採用故其言無施然納粟拜官雖無可取之事而其

欲救國家未救之民以活垂死之命為心則誠可嘉也舉此權

十一



宜之一端以微官軍職授之何如殷輔曰此事人皆曰不當但古有因凶荒鬻獄之事又考大明會典則永樂時亦有鬻獄之諫皆此出於不得已也彥弼曰唐德宗幸奉天只有糲米數石欲以告身納粟陸贄猶且極諫而止之今雖荒甚後世貽譏之事決不可行也 上曰外方私儲之穀知數給民以國穀還償無妨左贊成柳灌曰天災流行國家亦不能救荒政處權之事古亦有之也市上無一粒百姓填於溝壑間有耽歡遊宴不畏法禁之人自 上必減省浮費然後下可以效古云從好不從令豈不信哉安國曰周禮荒政殺禮多婚如此之時士大夫固當殺禮而王子駙馬婚禮之時亦從減殺然後下可以效也柳灌曰凡犯禁之物一切沒官與大典意相異今後令勿沒官似當如此之時尚不為酒禁欲待明春為之不當請自今一切禁斷右贊成梁淵曰臣受賑恤之任但有虛名頓無絲毫之補今年凶歉左右已啓之矣明年種子計無所出故奴婢身貢布從自願以租納之則一匹之價尚不准二斗云百姓必無自願者



矣京中從任人之或取外方私穀以補用者亦多以其穀納于其本邑而為種子以京米償給則可以補種子也京畿水軍已因監司之啓分番通八八道亦皆移文將行但放兵專役於營繕無息肩之時使之分番減朔可也不緊貢物戶曹已盡作租如綿布等物尚未磨鍊云並令改磨鍊亦當平安道軍民之困一則以赴京往來之數也一則困於邊將之侵漁也中原貿藥之布至於三十餘駄人民之困弊實由於此酌量為之何如廢朝無罪被誅子孫欲慰其魂而付軍職給祿至今三十餘年豈可與功臣末世不忘之義同也此當更議兵曹判書李苞曰武臣須及強壯之時用之氣力衰耗則無可用也以可用之人拘於久任空老於倉庫之間亦多防礙上曰久任之法一時改之則後必援例矣梁淵曰久任則南行之人猶可為之邊將則非人人皆可為也柳灌曰武班之人弊習多矣前者望定軍官則雖秩高之人皆自分赴任今則百般避厭不屑其任禹孟善之行亦多如此此等之人勿叙京職何如平安道節度使禹孟



善曰八居人等守令不為完恤故便即逃亡須折給可耕之田  
限十餘年勿稅勿役使居于江界內地以待完富然後分防于  
上土等處則可見實邊之效也不撫恤守令摘發治罪何如○  
庚戌 御朝講 上臨文曰擇卒不如擇將此言信矣我國西  
南之憂最大亦必擇人以寄閩外然後庶可無虞矣領事洪彥  
弼曰 上教至當但名為擇人而王珉之不分則擇之何補必  
也左右皆曰賢然後任之則庶可得人矣近年以來邊將撫馭  
失道南方之構釁豈盡出於倭奴之稔惡先失其道者實在邊  
將今此之時武嬉不競雖曰凶荒百事俱廢至如講詰戎兵之事  
不可廢也然贊官李浚慶曰凡有倭人之凌侮專出於邊將之  
貪黷甘心屈辱不以為恥積弊成習幾十餘年尹俊前為蕭浦僉使痛  
革此習改絃易轍而金光軫以蕭浦僉使因倭人作變見罷又加尹俊使軍民  
人等潛帶物貨赴館買賣者一切禁斷而邊民抱怨無一人為  
朝廷致力而與倭同心焉此豈非凌侮之習由於我民鄂臣意  
不遑光軫則可鎮彼倭之凌亦妨我民之奸臣又見南方海邊



之民以捉魚為業冒利入海遇倭見殺者不知其幾許也彼見殺之人豈盡不得敵倭而死哉特以殺害朝倭則主將被罪故先自畏懼束手赴死若使水使守令等官置薄鮑作之船作屯而八同時而返或有設機於要害之處則倭人自不敢犯矣尹俊初歸別令精造鼻居刀舩其捷疾無異倭舩此則可賴於緩急然必擇人然後規畫得宜當此機會更新約束下諭何如之

上曰此言至當矣邊將失道故弊習若是此擇差

宋孟環為齊浦萬戶

之

意也掌令金瑞星曰各官酒庫之爭至為濫溢用之如水一朔之米幾至百斛虛用不可勝言請別下諭檢舉則必不至此之甚也 上曰調度糜費專在於酒一切禁斷可也 上又曰

祖宗朝不時幸學或講或製使士激勵故士林增氣多士輩出近欲幸學而外方儒生聞聲騷擾則弊甚不貸故停之矣若隔一二日行之則何如彥弼曰干戈槍攘之中亦有息馬論道之

事雖曰凶荒學校之事不可廢也特進官宋麟壽曰儒生等專無興感之意此臣不職之所致但前有幸學之奇則士皆竝立



而數發且間姑停之言則摧沮之狀發於辭氣者無時幸學則  
儒士別有興起之心矣特進官權撥曰科舉頻數則人皆僥倖  
士無成就之期不可為也 上曰科舉頻數則果無做功之暇

講製勸獎何妨之有○以李彥迪為議政府右丞贊尚震為漢

城府判尹柳灌為平安道觀察使震以平安道觀察使特命起資為判尹未幾物論以內輕外

重啓適仍任○辛亥傳于政院曰常時各道貢稅收納民間國家用

之甚非輕事也押領官等視為尋常領來之時漕率偷用欲免

其罪故為致敗而拯出其來還給居民使之改色其弊不貲然

考大典及各年受教押領官及水平等嚴加禁戢事言于該曹

十月癸丑朔○甲寅 上以初三日冬享 宗廟大祭親行事

出昌德宮齋宿○乙卯 親行冬至大祭于 太廟○傳于大

臣等曰今年凶荒前古所無外方守令慮被流民之責使不得

出境坐而待死勿令拘禁任其就食何如行幸時駕前訴冤之

事不可廢也然有著朕如婦女朝士者至為紿擾囚禁治罪何

如大臣等回啓曰駕前呈訴禁戢亦是新立法條不可輕易飢



民等各其所在守令若或指禁使不得轉丐他境則資活無計坐以待死誠可憐憫兩界外就食飢民勿禁俾延溝壑之命何如荅曰以議得意施行可也○丙辰平安道節度使禹孟善啓曰野人童尚時來居茂昌此邊尚時已出去而其孫三人作幕居住每令出去則遷延不從臣之歸彼必來見若令出去而不即從命則虧損國威如此凶率又不可用軍馬處置甚難何以為之欲知朝議取稟荅曰邊方重事當於大臣處收議然後發落○諫院啓曰近者西鄙殘弊且有邊釁故廷議欲遣知邊事重臣為監司然內外輕重有殊而非素知邊事者不可遣也今以柳灌為平安道觀察使非但未諳邊事且有內輕外重之弊物情未便請遞義興縣監慎弘祚為添原縣監時以兵使梁允義婚姻家相避與新昌相換已經一月後吏曹據添原人呈狀又與義興啓請相換政事之間任便紛擾莫此為甚吏曹官吏請推禹安國所犯深重當初以流三千里照律以功未減物論猶以為情罪不相當今因上言移配近地事判付云至為未便



請收成命禹安國為濟用監副正進獻白苧布與下人同謀潛

州配去 答曰頃者大臣論及西方之事當擇重臣以為監司與兵

使而同議處之則西顧之憂可忘云故予以為重臣無幾而梁

淵雖在今為賑恤使救荒事繁亦不可差遣故以柳灌為當送

矣今若改之與大臣之意有異不允吏曹官吏事推考可也禹

安國事如所啓○憲府落曰朝廷方有西鄙之虞其選委方面

之任果重然以事勢觀之不過撫恤軍卒招集流亡而已別無

警急之事而特以重臣代遣不知廷議之所在也朝廷每患乏

人所謂重臣無幾而柳灌方在弘化之地必以此人差遣殊無

內外輕重之分若以為知邊事之人可遣則灌素不知邊事尤

不可強遣江界義州皆是關防重地兩鎮主將一時無故徑帝

又以崇品人特除方伯非但都下之人駭恠邊民亦必以朝廷

當舉大事物情騷動夷虜驚惑及致生變可慮柳灌請勿遣江

界義州秩滿差遣亦未晚如此凶年迎送有弊請皆仍任萬

頃縣年前遭海溢之災國穀全不收納今又凶荒將為棄邑縣



令權混人物暗劣不能治事請遞大典內軍職適兒隨品高下  
各有等級所以酬功報勞如非得已當一遵成憲不可輕毀今  
者因一時之議以高品適兒分作卑品無問爵秩高下功勞多  
少例付司勇於執政之人魯施私恩之許則得矣非帝王礪世  
磨鈍之意也一毀舊章貽弊如此不可開端請勿改大典四館  
七品以下官員遷轉之路自有常典不可以一時積滯輕立新  
條今者四館送西人負不許還入本館付軍職陞遷非但別作  
一途有違大典之法其送西者反以為幸甚為未便付軍職陞  
遷承傳請勿舉行喪人李叔幹前以黃腸木敬差官下去全羅  
道昵愛南原妓生馭行各官聞其母病苦仍率其妓來于其父  
孝任所萬頃縣遭母喪後潛置其隣邑同生家殺引後仍為水  
完執之計寄置京中所知之家事甚駭愕有關彛教請削去任版  
答曰柳權事大臣等重慮西方予意亦然江界義州宜平改差  
事及大典軍職陞降四館送西人陞遷事皆與大臣議定今當  
更議權混李叔幹事如啓○丁巳平安道江界縣雷動○戊午



三公議啓曰近來西方軍民彫瘵邊圉虧踈虜醜滋蔓已露輕侮之迹越邊唐人櫛比滿野可憂之事難可具陳本道觀察使垂以重臣差遣凡干規畫處置悉以委寄似合機宜臣等有此計久矣前於面對時語及西方以尚震箇滿不遠適任時欲代以重臣是日有政裁自聖衷特命柳灌至下教曰自此可忘西顧之憂自 上責望如此其重臣等雖欲請留朝廷既已請遣重臣及其 命下旋請勿遣心所未安不敢啓達柳灌改之何如義州彫弊近來尤甚加以赴京每行銀鐵搜捕之事咨文點馬及本道都事預先久留於此一應供給責辦於民民不堪命日就流亡本州牧使悉以出入臺諫侍從有名望文臣差遣則非徒赴京下人挾持銀兩者嚴加搜檢鎮民與唐人交市者亦能禁絕不煩點馬都事而奸細之徒自當畏戢臣等於面對時啓以此意今已擇差以李潤慶為牧使義州則莊挈家之地別無迎送之弊不必追改惟江界則新授府使以定平府使閱應瑞移差如此凶歲衙眷迎送果為有弊臣等又聞新舊府使人物相等云



職秩高下赫下所擅且近來人物乏少至如六曹郎官亦或不  
即充補三館南行數多積滯其送西人負亦不常多不還入本  
館自軍職陞遷已有舊例以此為疏通之路似為無妨宋瑒以  
邊將空鎮出入單舸無備遇賊大敗又於闕庭推問時告不以  
實罪固深重但夜半昏醉賊船相迫驚感失措坐受其敗勢所  
必至前此以已服辭緣照擬一罪特命減死其後受刑已多  
今又加刑必致傷生凡軍職人負應受祿俸者適兒不多每付  
無祿將高品適兒分作卑品使之均一受祿云故可其所報曾  
已轉啓今更思之大典內軍職適兒自有高下隨其應付者陞  
降有差今若更改則必涉紛擾依舊典施行何如上玉此邊童  
尚時子孫三人來居已久開諭出送若不聽命則討逐之事雖  
不大舉可以逐之但今則合冰之時不可為也來二月間看勢為  
之何如然不可遙度姑以此言于兵使答曰皆依議可也但四  
館以軍職陞遷事更思之送西者必作罪人也以此陞遷則作  
罪者反以為幸事體甚異臺諫啓意是矣此事不為舉行而其



餘條件奉承傳可也前者駕前呈訴至為紛擾故議于大臣矣

禁戢之法古亦有之不須改也此意言于大臣○已未以詔詰

膳黃二道聖節使洪春卿越江先送啓本遼東終一道聖詔

臣子昔獲事孝宗敬皇帝亦既有年不幸龍馭上賓攀號莫從

武宗皇帝嗣統之日繼膺尊號晚賴今皇帝仁孝誠敬及皇后

皇太子榮養周至予甚愧無德以堪茲壽逾七十獲從敬皇帝

于地下當無憾矣願惟皇帝承祖宗大業夙夜勵精圖治郊

廟陵寢請大典禮制作悉備功光祖宗多矣老懷殊竊慶幸但

國家萬幾繁殷皇帝尚宜保愛聖躬以靈承天宗社文武群

臣其各殫忠赤匡輔明王恢弘德業永保億萬年無疆之休皇太子

宜勤學成德以隆大本予生無德可稱喪服悉稍遵累朝皇太后遺

詔素器皇皇帝皇太后以我故過為痛念中外臣民之家育樂家

娶皆子必禁宗室諸王各免赴喪但遣人進香在外文武衙門

並免進香特誥諭宜從予言○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惟德

懋施遠禮重慎終此隆古聖王經制業典所以成先德者禮無  
不備也朕自繼統以來尊養皇伯母亦既有年乃今旦夕遠壽  
追思隱切稽行闡名之禮具在典彙敢不率而行之洪惟皇伯  
理大行昭聖恭安康惠慈武皇太后中德純備柔道惠從事我  
皇伯考孝宗敬皇帝常翊理乾綱修明內治詭育皇兄承宗毅皇  
帝王予鴻業保慶靈休淑儀既著徽號式昌暨予冲人免圖化  
羽以荷慈範式我宮闈一軫外豎四海感勳祇奉遺誥眷念朕  
八二月二十四日敬告天地宗廟社稷上尊諡曰孝康靖肅莊慈  
恭懿翊天贊聖敬皇后嗚呼惠德難名徽音如在願情文之兩  
盡庶聞譽之無窮布告萬方咸使知悉遼東都指揮司為達  
禮制懷遠人以昭一統盛治事案照先抄蒙欽差巡撫遼東地



方兼資理軍務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任案驗准禮部咨該本部  
題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翰林院等衙門修撰

有朝鮮國使臣等題准備行本司今後凡有禮制誥告天下者遇  
奉回國徑自開讀行禮庶以彰華夷一統之盛其恭遇國家大

典禮應該遣使詔諭者仍遵照舊例施行等因除恭遇外今有  
欽差行入司行人李倫都察院進士李潤各費捧遺誥拜尊諡

詔到司開讀訖依式騰黃貳道交付該國使臣洪春卿等齎奉  
回國徑自開讀行禮合咨朝鮮國王○丁酉年謝恩無進賀使南

照施行須至咨者右咨朝鮮國王○丁酉年謝恩無進賀使南  
世周門修撰等官李乙奎聞見事件有騰黃之命其題本曰餘外

等頭之恭奉願命詔諭朝鮮國王出郊外無生負迎詔之文臣等語  
叩禮官曰今天下開讀之儀今汝國王迎詔不先五拜是與天

後至宣讀時自有一天子之詔同一天子之臣而豈可不先五拜乎  
下異禮也一天子之待汝國王行禮不宜獨異况詔書初至汝

國王見君之禮始不觀化沐浴皇朝之治乃不負佩服孔子之道明  
人倫之教習禮化沐浴皇朝之治乃不負佩服孔子之道明

邦素稱秉禮之國乃不知尊上之禮可乎辨論反覆開諭數四  
其自昔也詔之儀本國行之已久今觀皆噴噴我皇上聲教之遠

不遵守乃易儀註改正增入出郊五拜叩頭之儀生負俱方出  
郊接詔至其日行禮以聚觀皆噴噴我皇上聲教之遠

禮儀達自開國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臣等得國王  
諱讀其堂曰忠順智明其向化正理無有不從故其節曰慕華

至謂一國之人皆奔走供事民雖老稚羸弱莫不扶杖往聽其  
尊君之心靡有止極其心至誠其禮至盡矣侍曰見有禮於其

至謂一國之人皆奔走供事民雖老稚羸弱莫不扶杖往聽其  
尊君之心靡有止極其心至誠其禮至盡矣侍曰見有禮於其

尊君之心靡有止極其心至誠其禮至盡矣侍曰見有禮於其

尊君之心靡有止極其心至誠其禮至盡矣侍曰見有禮於其



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臣等觀其國王尊敬朝廷如此竊  
歎我皇上一統之威遠被遐方古所謂王者無外良有待於今  
日也臣等歸至開化城地方其國迎慰使刑曹判書鄭士龍等  
來言曰詔使方出國門王設太宴以饗群臣無論榮卑俱外一  
級與一國之人同樂此大慶也臣等益歎以爲皆推天子廣蕩之  
法諸侯用夷恩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朝鮮其國自  
朝洪武以來奉乘臣節朝貢不絕極稱恭順若不闡揚其賢以  
成其美何以彰善瘴惡爲一事君之勸我臣等以爲朝廷凡有  
制詔誥天下者皆宜使之一體知悉不必別爲官負遠涉外境  
每過聖節冬至其國陪臣之在京師者或別賜勅與之領回則  
彼慕華向方之心益篤而不偷尊君親上之誠益堅而不二可  
以爲外國事朝廷表勸商夷誠服將有所感發而興起矣王者  
大一統之治孰加於此哉惟聖明採擇焉奉聖旨知道了禮部  
用卿戶科給事中吳希孟各題稱乞達禮制懷遠人以昭一統  
盛治事一節每歲照我國家荒服諸國惟朝鮮國王素稱恭順委  
與諸夷不同每歲萬壽聖節冬至俱遣使朝貢未嘗之絕而國  
家禮選該國每從優厚亦未嘗以夷禮待之若恭元登  
極又冊立東宮大典禮俱遣使諭其國近者恭元登  
詔生華夷胥慶皇上帝特推無二之仁奉詔至彼其國王諱  
詔往諭著爲今典恩至隆渥該二臣奉詔至彼其國王諱  
又該國循理慕義一從使臣之言及推廣皇恩以及國內具  
見該國循理慕義一從使臣之言及推廣皇恩以及國內具  
官奏稱今後凡有禮制証告天下者宜使之一體知  
悉不必別差官負但禮制証告天下者宜使之一體知  
勅與之領回亦無非達禮懷遠之意亦各該布政司  
祖宗舊制凡有詔誥天下雖宗藩諸王亦各該布政司  
禮黃遣官賞捧各王府開讀今兩宮徽號等禮成詔告天下  
家禮制如四郊九廟告成及上兩宮徽號等禮成詔告天下



雖不及該國其王聞知俱備勿置誠遣使上表朝貢稱賀今後

命下之日本部備咨巡撫遼東都御史轉行遼東都司今後凡

有禮制詔誥天下者遇有該國使臣朝貢回還即依式騰黃詔

告一道村該國使臣賈捧回國經自開讀行禮廢以彰華一統

之威其恭遇國家六典禮應遣使詔諭者仍遵照舊例施行惟

復別有定奪下于政院曰前者藝用卿奏聞中朝請以朝鮮係內

服例凡有詔告天下之事皆通諭故今者加上尊謚及昭聖皇后

遺誥自遼東騰黃送來其遺誥中有中外臣民之家不去音

樂宗室諸王各免赴喪但遣人進香云以此觀之則外國可以

進香又云在外文武衙門并免進香云然則似不可為進香此

事何以為之尊謚事觀承文院騰錄題目則亦無不遣進賀之

時以傳聞猶可進賀况親諭我國乎其速收議于三公○庚申議

于三公曰中朝因龔天使奏聞詔誥如是中朝之待我國至矣

考于騰錄則上尊謚皇太后則進賀謝恩等使有例矣崔演以

詔誥及夾江禁耕事謝恩十一月擇日兼送何如三公回啓曰

昭聖皇太后私治遺誥有文武衙門並免進香云前例陳慰使進香使同歸之時則有之矣若以加上尊謚遣進賀使未之



聞也此必慶弔不可無行之意也詔誥通諭於我國可以謝恩

當待洪春卿使赴京李和宗以押解官回還後更議處之何

如答曰知道○以柳灌為議政府左贊成沈連源為司憲府大

司憲李滌為執義許伯琦金魯為掌令權轍吳祥為持平○

辛酉 聽啓覆○癸亥 御夕講特進官申光漢曰啓覆時

為大小臣僚入侍者人之死生甚關欲其反覆詳議不敢獨斷之

意也近來入侍之人難於啓稟莫敢開口循蹈守轍已成弊習

古云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使各陳達無有疑礙則下必盡言而

無隱矣頃者希春之死物議多端其父為人所傷則勢不暇計

其死生矣古云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希春之事固異於常也此

雖既往之事臣之所懷如是故敢啓 上曰大抵啓覆時朝廷皆

入參者欲其詳議無有可疑之事也近者下人之不言果如

是矣希春之事其情似異矣然大臣以為恐有後弊故依律○

平安道定州雷動○甲子 御朝講 上曰兵者凶器動惟危亡

今西方野人駢逐之事不可輕易處之此朝廷之所當深慮也



領事尹仁鏡曰往者驅逐之時籌策不善軍馬多斃至於戊子  
年間滿浦僉使沈思遜無軍備入彼境卒遇賊變自此以後別  
無見辱之事用兵之事無以為計閭延茂昌江界之地入居人  
等不得聊生逃散無餘守令恐其被罰不即馳報孤單如此何  
能逐也必養民積穀待時處之可也大司憲沈連源曰兩界精  
兵盡為流亡土兵則氣力精強善為防禦南兵百人不能敵土兵  
一人今者漸至彫弊流亡如此必撫摩存恤以慰其心然後出死  
力以報深恩近來邊將專事剝割不務撫恤以如此流亡之衆欲  
行驅逐之舉此國之大事也大司諫李滌曰朝廷賞罰自  
上裁斷獻可替否與大臣共議決之則事必當理近來弊習已  
成傳旨公事則該司雖的知抱悶之情以取招承朕為限如今  
聖明之時雖無冤抑之事而積習不改則縲紲之人恐至於罔  
詔也知事柳灌曰李滌之言當矣一奉傳旨下不得論斷矣續  
錄云勿拘承傳須原情取招云此法甚善下人雖不得自斷若  
知冤悶之情則啓稟何如特進官鄭順朋曰元情從實為之而



承服之辭太相遼及今之獄辭類皆如是矣 上曰刑曹司憲  
府或有啓稟之事而義禁府則專以承傳意限承服刑訊果為  
未便依續錄申明可也○丁卯 親祭于文昭殿延恩殿○戊辰  
傳于政院曰平安道貢物量減事該曹已移文曉諭矣今又加  
省務令存撫國家為民之意如此其至而牧民之官視為尋常專  
不奉行以此民不見實惠大非減省之本意也大抵減省之法  
中外如一而平安一道則境接上國使臣陸續民弊倍多支別  
施蠲減之意如守令等有不奉行者摘發治罪事觀察使處下諭  
可也○己巳 御夕講○庚午傳于政院曰祭用犧牲涿瘕故  
失者頗多中外如一該司亦不得救療責納價物於各官而故  
失如此則徒貽弊百姓而已前者分養于近京各官臨時取用  
事下教矣其後未知舉行問于該曹政院以禮曹意啟曰近京  
各官牛疫尤甚故不得分養前者園墻牢固各司移養而今則  
在於太平館觀其疫氣移養何如不小祭享犧牲留養外方未  
安傳曰有錢穀各司分養事如所啟○憲府啟曰承旨居候舌



之地職任重大都承旨則凡出納之事皆所取斷其任尤重曹  
興遠人物庸常初除承旨已被彈論猶覲然就職物論非之况  
八九朔內驟陞長官物情尤為未便請遞通禮雖云階梯之職  
必須為左通禮得朔數乃陞堂上禮曹參議金明胤時任右通禮  
蒙陞堂上未便請改正答曰曹光遠人物雖不得卓越以左承  
旨遷都承旨例也不可適也金明胤不可以階梯職若係也以  
判事猶陞堂上况此人中雖沉滯歷仕已久而右通禮判事以  
上職也不可改也史臣曰明胤非無用之才而歷仕亦久其陞  
堂上不可謂濫也但以明胤曾以薦舉科出身而罷科之後又以  
甲申年出身登仕路乃至如此故物論多短之○辛未庭試文  
臣堂上官製雪擁藍關同副承旨金遂性居首○憲府啓前事  
不允○壬申聽啓覆承旨鄭大年啓前永登浦萬戶宋瑒推

案軍器及助防將軍人全數無去處罪斬待時三覆單器及助防將軍人全數無去處罪斬待時三覆單器及助防將軍人全數無去處罪斬待時三覆

議政尹殷輔等啓曰宋瑒卒遇賊變事勢窘迫非臨敵投降之



類情結似不相合 上曰 珺迷劣之人也此果重事故與大臣

議之矣若以邊事論之則依律宜也然以情而言則減死可也

○傳于政院曰今觀全羅道觀察書狀金堤郡守龍安縣監

壽政迹可嘉當為褒賞但德壽資級甚早而世臣已為通訓盡心

救民政聲有素今又如此可陞堂上其議大臣○憲府啓前事

不久又啓江陵判官李用剛性行在悖凌蔑上官貽弊於民本

邑中農尤甚如此之人不可一日在官請罷職以勵其餘如啓

○大司諫李察等上劄曰庶官庶職莫非天工入仕之路必以

至正邪逕一開末路難救近者政事之際其得蒙 御批者外

間以為多出於請托官闈此言一播趨利害得之人靡然爭附

自謂苞苴內囑是為求仕之捷逕公然喧說略不忌諱臣等聞

之不勝寒心此必因緣奸細之徒賣 殿下以謀已利是豈必

殿下之所知然其所以致此者皆由 殿下刑家之道有呀未

盡於內光明之德有所未孚於下使奸細之徒得售其計聖德

之累孰大於此哉伏願 殿下惕然深省整肅宮闈務盡威如



之道以杜趨利之逕答曰今觀劄子不意有如此之言至為駭  
愕政事之間如堂上官則或有特用之時堂下官及初入仕之  
人則銓曹擬望而受點今者士習不如古必有求官者或有請  
於戚里姻婭之家而館上不知幸有受點則不無如此之言然  
子必有不慎而致此言也當更加深省叢勅言闡之間也○癸  
酉 御夕講○憲府啓前事不允○甲戌領議政尹殷輔左議  
政洪彥弼右議政尹仁鏡判敦寧府事金安國左贊成柳灌右  
贊成梁淵禮曹判書權撥參判慎居寬同知中樞府事尹溉啓  
曰胡御史所送草稿抄斷官本和宗往遼東見胡御史則御別  
史以禁耕謝恩草稿單字以給見下  
無聖旨而但嚴治冒耕之人使不得交通則彼此得以兩安云  
此皆自伐其功也且曰後日不無冒耕者云此欲使我國而謝  
息也然此事非宜於謝息而奏請則可也夾江之事各執所見  
議論不一今無冒耕之人而以為後日之慮先為奏請亦何如  
耶瞻黃謝息已久之事曩天使丁酉年奏達今已五年矣不須  
謝息而我國奉命之臣往來頻數平安一路軍馬以迎送周弊



用虛文為國害甚大臣等之意以為不須謝恩也 上曰啓意  
已知之矣○大臣等議啓曰鄭世臣恪謹職事勤恤飢民盡心  
救活不啻赤子前此歷數邑亦皆有績在呀褒獎以勸其餘但  
爵賞非下所擅○傳于政院曰鄭世臣趙德壽皆加資可也○  
憲府啓前事不允○乙亥 御書講○諫院啓曰昭聖皇太后  
遺詔在外文武衙門並免進香事既膳黃移咨而摠兵都司等衙  
門亦不進香中國既欽依遺詔猶不進香而我國獨遣進香使至  
為未便請勿遣臺諫啓曰夾江禁耕謝恩事非有 聖旨別降只  
因御史冒耕人定罪事理奏下而苟循胡御史之意強遣謝恩  
使未便膳黃移咨事龔天使題本在五年前今乃謝恩非但似  
緩况題本云以彰華夷一統之盛而別無褒獎我國之意遣使  
謝恩亦未便大抵內外有殊禮亦有節過不及皆非也違禮過  
恭恐貽中朝識者之譏請勿遣○憲府啓前事又啓金堤郡守  
鄭世臣別無異績今因本道觀察使啓本 命授堂上加請收  
成命皆不允○丙子 御夕講○臺諫啓前事曹光遠事依允



餘不允○丁丑諫院啓前事不允○傳于政院曰諫院以皇太后遺誥依文武衙門例不送進香云予意以為自古陳慰進香無不遣之時况今皇帝以內服待我國凡詔誥等事皆諭之時乎若不以諸王例遣人進香而自為文武官例不送進香甚為未便遼東雖不陳慰進香為皇帝之事不可不遣前者李光為陳慰使李之芳為進香使之芳越江後得病以陳慰使兼行此則異於初不遣之意也兼行之事中原必不為責夾江騰黃趙士秀兼之陳慰進香安瓊兼之弊亦除矣但夾江之事已奏下皇帝之事故欲謝息以堅後日之禁耕矣其以此意示大臣○以尹旣為工曹總判崔輔煥為全羅道觀察使任權為同知中樞府事沈光彥為司諫院大司諫李濬為承政院右副承旨○戊寅傳于領議政尹殷輔等曰昇平日久不念邊事南方倭奴之釁未嘗忘于懷今聞中原胡虜竊發東西以此尤警今者武班可將之人皆散在外任而若有緩急則了無可任之人不可不慮且古有遼東請兵我國之事今若有如此事則將何以處



之欲治兵備則民情騷動兵曹當潛思默計曰其也可將某也  
其次則庶可有備於緩急矣邊事雖重必須內備然後可倚以  
為應此意大臣等知之殷輔等回啓曰上教至當臣等居常  
思念西北已有邊虞南方亦不可謂無邊虞武班之人須預用  
試可然後可知賢否而為倉卒之用矣武班之人特加擢用為  
當又議啓曰陳慰則為皇帝進香則為皇太后事別而禮各重  
勢不可混故自 祖宗朝必各遣已成例今不可違 祖宗朝

舊例而兼遣且我國自

祖宗朝凡遇皇恩之降無問大小必

送謝恩之使况自上有褒命在下感激致謝禮所不可廢命之  
合否事之以近非所計也今此騰黃之事皇允雖在五年之前  
禮部題奏褒獎之辭特重而典禮之頒始於今年我國承受漢  
然不謝恐未安於禮騰黃謝恩臣等意勢不得不送既送謝恩  
使則夾江奏請亦便於兼送但夾江之事雖自遼東奏下而我  
國別無聖旨據以謝恩有碍事體縱使謝恩只奏下而已無益  
於夾江永禁之事若依御史之章為奏本以請永遠禁息之命



無入謝恩則事穩而有益故臣等議啓以易表為奏意在於此  
左議政洪彥弼別啓曰我國奏請中朝事非容易曾將宗系事  
連歲累奏雖蒙聖旨時未撰改又將夾江事上奏事之輕重相  
懸有難言者而恐於中朝見聞指為煩擾鴨江以西即上國地  
今此奏本雖以慮兩地邊氓潛要構害為辭而其意則似在於  
爭疆分辨角露言之甚難朝廷若因此譏議我國則其為虧損  
豈細哉惟據遼東來咨為謝恩之行似可而又無顯然憑藉以  
為頭詞者人之有言宜矣然小之事大雖事之微必歸恩於皇  
朝間或有未盡者而不至於非禮况胡御史以謝恩終始言之  
此言未可盡從而其言之豈無所以大抵奏請近於爭辨謝恩  
歸於輸誠辨之不及於誠而誠之貴乎天下久矣今若以謝恩  
為先則後日奏請應有地矣其於禁耕廢樂有賴而事亦得以  
鞏固矣陳慰進香俱是吊慰之禮安珪燕之膳黃禁耕兩謝之  
事趙士秀燕之務除西道之弊聖慮至矣答曰陳慰進香若燕  
之則果違 祖宗朝舊例各送為當膳黃事恩出於上下豈不



謝夾江事議雖不一揆諸事理皇帝不知之事則奏請可笑已  
 奏下禁斷之事又奏請則非徒事涉爭疆胡御史反怒其無功  
 矣因奏下之意而先謝則後更奏請勢似有力矣左相之議深  
 為有理兩謝兼行此不得已之事也○憲府啓曰大司諫沈光  
 彥前任富平府使時解由未出言官非他官之比雖有小嫌勢  
 難在職請適前全羅道觀察使任權金堤郡守鄭世臣褒獎狀  
 啓時諸民亂雜等狀同封上送且云考閱可悉羣情非徒大失  
 事體狀辭簡慢請推考治罪政院則若如此失體之事所當  
 請推而曾然不察殊無出納惟允之義都承旨色承旨請並推  
 考皆依允○已卯諫院啓前事不允○聖節使洪春卿還自京  
 師○庚辰諫院啓前事不允○以宋純為司諫院大司諫○辛  
 巳幸成均館王世子隨駕三公啓曰儒生甚多若落點講經則  
 能文者或不得受點無遺燭刻試製而入格者講經何如答曰  
 啓意至當製述而入格者講經則兼試兩事雖為賞格可也○  
 上詣文廟入于文宣王神位前上香行四拜禮王世子以下百



官儒生同禮畢遂 御明倫堂以擬本朝謝夾江冒耕邊民治

罪刷還表出題試儒生○製述入格儒生等分東西引入講經

既畢書入格人分數柳渾八分 俞絳四分 李元祿二分啓議于

三公曰近有頗取人不當之議然以此五人可為取人乎三公

啓曰恩數之事自 上斷之臣等不敢擅便更問于三公曰為

別試無妨與否其議以啓回啓曰無妨傳曰以坐次書榜以出

可也又問于三公曰武科不可偏廢若取文而不取武則武士

缺望文武一體並取為當限二日錄名翌日為始開場初試分

二所各取二十人而錄名自明日為始可也○臺諫啓曰儒生

不勤鍊學業有時視學講經製述特賜及第是聳動勸勵之一

事武科亦合試取如此極凶之年舉子裹糧之弊豈小哉前亦

有不取武科之例須於今日內還收成 命答曰武科累日為

之則果有羸糧之弊但取文士而不取武科則武士缺望朝廷

皆云文武一體不可偏廢迨定日期試取為當故自明日為始

錄名至明明日又明日試取不可改也○傳于政院曰常時放



榜臨近身禮曹取稟遊街今則凶荒太甚不可為也○壬午傳

于政院曰常時閭里間盜賊興行况如是凶荒之歲乎前有故

為衝火以致擾亂而乘隙作賊之人不為不多在今日不可不

慮其招左右捕盜將從事官言之○臺諫啓前事不允○以全

羅道觀察使任權啓本全州判官具壽延聽記官林理之記項

疊積夫无立之其上立柱高懸擊鼻還去其尾引領致死至下

于政院曰全州判官具壽延記官張致智初飲猛酒立之積瓦高

懸打鼻引領致死監司吓為雖無故殺之情至為駭愕此豈非故殺之

吓致耶吓當拿推而但事干則捉來為難令其道御史羅世績以

因為敬差官與陽羅將權孟羅世績推考可也具壽延則辭緣具

錄使司憲府奉傳旨推鞫亦當

十一月癸未朔工曹判書洪景霖參判尹溉啓曰前者江原道

觀察使金啓本京人洪長壽等於旌善地禁山黃腸木多數斫

伐云即令刑曹推考治罪吓斫木板還屬繕工監而本道所貢

材木蠲減事已下傳教矣頃因其上言洪長壽等詐飾上言云

以貞順翁主家舍修粧



板五百葉 貿易下承無緣被 奪無遺屬 公願蒙恩還受云 判付還給云但右人等當初刑曹

推考自供之時絕無貞順翁主之辭而今乃如此陳訴造飾姦

詐明矣乃以欺罔之言還給已曾區處之物至為未便何以為

之敢稟傳曰當初已為屬公而除其外貢則可減民弊頃觀上

言以為非自已之物故命還給矣啓意果然以所啓之意為公

事可也方今市井庶人自己犯法屬公之物及與人相爭難推

子駙馬所欲自物而或呈狀或潛達而御夕講○憲府啓夾

江禁耕奏請事諫院啓勿遣進香使事皆不允○傳曰具壽延

所殺之人雖曰管下吏胥以情而言則故殺明矣其問于檢律

相考以啓政院回啓曰承政院檢律李千壽以為當斬刑曹檢

律朴世亨張弼以為威力制縛因而致死當絞皆一罪也傳曰

具壽延所犯初以為濫刑其府記官罪不至死故只令羅世績

推之今觀律官所照事關死罪死罪則差使負同推例也更令

差使負同推乎且令羅世績推之乎事干囚禁事下書無乃可

乎其以此意遣史官議于大臣尹殷輔議常時定差使負同推



乃各道監司鞫其道內死囚恒例也若委京官推鞫則不必有  
同推官也應推事干敬差官自當囚之洪彥弼議具壽延於管  
下吏當因罪犯依律決罰而非理侵暴致死情犯非輕令羅世  
縉囚具壽延及事干推鞫情狀啓聞後依律施行何如尹仁鏡  
議張致智之死至為駭愕具壽延在刑之罪所當痛懲既犯重  
罪不可一日在其處臣意以為拿來推鞫而事干則令敬差官  
推考啓聞○全州良女永祚一產三兒男一女二○甲申傳于  
政院曰令敬差官推考事三公之意大槩無異焉但右相之議  
具壽延拿來而事干則令敬差官推鞫云若有憑閱之事則不  
可異處推之並令敬差官推之○御夕講檢討官金天宇臨文  
曰光武仁明之王萬古稱之而韓歆以直言死仁明之累莫大  
於此大抵容受直言為難故以光武之仁明而不能焉遂殺上  
公之尊如下光武者則雖有危亡之禍孰肯言之哉司馬公曰  
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雖勸之而猶不肯直言况  
加以罪責乎當於此各別留心焉古人云邦有道危言危行邦



無道危行言遜國之治亂以言與否而可占臣身近日之事以  
言為諱閭閻村巷之間父兄之教子弟皆使不危其言此非大  
平氣象也臣見經筵之上有進言者 上必優容而樂聞然如  
此之弊必有所以若無以言受罪者則自無其弊矣○政院以  
禮曹堂上意啓曰即位一二年間遼東求請之物不多只求笠  
子等物厥後所求漸煩比年來行次煩數而每行求請其數不  
少如綿紬等物不得已貿易于市裏其弊甚多雖送于此行亦必  
更求於後則無窮之弊不可不慮故議于大臣而今行率迫未  
及備送當送于後行事為公事以啓不得已今行次當送乎更  
取稟且猪口病斃之事臣等亦為憂悶不小犧牲之用如此多  
斃此莫大之災至為驚愕牛疫則猶或用方法以治之如猪則  
無方可治未知何以為之且罪倭狎來倭人昨日饋享于本曹而  
倭人自言曰宗太郎只持邊將了書契而來吾等則持禮曹書  
契而來與太郎接遇同禮何也答曰宗太郎多押罪人而來故  
差減於特送之例而已皆優待之事也云且前日以邊民與倭



人交相貿易必有明文其有明文者雖不一一推問幸因言端  
問其有明文與否幸有傳教故昨日倭人以謂島主向其本國  
盡其誠心不偶然為之云因其言答之曰我國亦待汝島主甚  
款厚至於邊民有或與汝等相為欺瞞者特加重典云而其端  
無有明文之言故更不問也○檢詳以三公意落曰武科殿試  
將行於慕華館但此地正當西北風近雖陽氣稍溫少有風氣  
恐不宜於殿坐也慶會樓下亦當北風似為未安光化門外  
亦有為殿試之例今此殿試亦於光化門外為之何如○  
傳于政院曰遼東大人求請之物予未知朝議如是以為大人  
等若欲得求請之物問之則對答為難而越江日限不迫故欲  
及付送矣彼人之欲果無窮今雖送船後必更求而貿易於市  
中其弊不貲今行則使言行迫未及賫來而來年入送則該司  
貿易綿綉當送而可以除弊矣倭人問答事及犧牲事並知道○  
答檢詳曰啓意知道予亦以為日雖似暖元氣涸寒慶會樓下則  
以其水邊尤冷而慕華館則可以設帳故欲為於此矣前日則



以其雪塞故不得已試之於光化門外此非試才馳馬之所而馬多橫逸有才者不得售其才今又試之於此處則恐成後例今不甚寒試於慕華館可也○臺諫啓前事皆不允○乙酉臺諫啓前事答曰奏請於中朝之事果為非輕言順則可不順則甚不可矣大臣與大提學等奏請文字豈偶然措辭哉近者但觀其議之大槩而不見奏草不知辭意之當否當觀奏草然後答之又答諫院曰遺詔云宗室諸王各免赴喪但遣人進香文武衙門並免進香云中朝本不以文武衙門例待我國而以王禮待之藩王則免與不免皆不舉論依舊例進香其當中朝豈問其汝國依文武例不當進香乎我國不干於宗室又不干於文武衙門而進香與否亦無舉論依舊例進香何妨○丙戌聽啓覆○臺諫啓前事不允○政院以承文院都提調意啓曰奏請之革命入於內初以謝恩製表而又當為奏請奏請之事必廣求前日所為之事而為之故雖起草而時未磨勘也傳曰夾江奏請事兩司累日論啓而今日啓覆時又聞其議不可



奏請云欲見其草而發落也速令起草入之可也且進香事皇  
太后遺誥以為宗室諸王進自文武衙門並免進香云以此論  
啓之意予非不知也遺誥只論宗室諸王文武衙門而不及外  
藩則送與不送揆其可否送之似當若問汝國不當進香而何  
以進香乎則答以不舉論外藩故依舊例進香似當如不進香  
而中原人若問汝國何不進香云則答以依文武衙門而不為  
云似乎不可反覆揆之送之似當令赴京使臣亦知此意而答  
之可也○諫院再啓進香使事不允○傳于政院曰見禮曹單  
字犧牲又斃十四口不小祭用犧牲不多日之內多斃至此誠  
非細故前見京畿監司法百書狀廣州牛隻羔猪多致故失令  
醫貧賚藥救療牛則或死而猪與羔羊則全不死云以藥救之  
則亦可救也又一處多養故如此也各司分養一二口何如以  
此言于禮曹可也○丁亥傳于政院曰幸學取人時老儒崔  
德種為及第問其年則六十六歲云更令詳問其齒而啓之近來  
如此年老而登第者鮮少古云皓首窮經此人之事至為貴矣



若入三館則七十前勢不得去館特授六品勸勵後人尋奉承

傳可也○御夕講侍讀官韓澍曰近聞王子駙馬交結市上之

人多行不義之事此雖自上所不知而有關於刑家之政周

詩云振振公子釋之者曰文王德修于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

善以此見之義方之教恐未盡也於刑家之政要須留念焉

上曰如此之事吾未及知之若知之則當禁之矣予未能禁故

恐致如此溷曰自

上雖未及知恐有累於

聖德也

時清原尉韓景

祿礪城尉宋寅交結市人多行不義之事已有公論故有是啓

○政院以禮曹意啓曰大平館

移養猪七十五口皆得生存私場移養猪九十口而病斃者五

十其餘四十尚存而時方救療且前日成均館行幸時勿為動

樂明日則武科殿試何以為之取稟答曰不為可也諫院啓進

香夾江事不允○承文院都提調等以夾江單字啓曰夾江禁

耕事初欲為謝息而後改為奏請奏請則當考各年事跡為之

故昨日始製此草而文書未及為之拜表日請次次退行傳曰

當更議處之其單字曰朝鮮國王臣姓諱謹奏為邊民冒耕界

界



地荷蒙聖恩已經依議禁革乞賜明降再加禁息永綏邊徼事  
臣竊照本國鴨綠江邊地方委與上國連境有夾江馬耳山等  
處地面在於江套交界去處又係建州獫狁往來必由之路若  
使人民散住耕牧必被賊虜搶擄小邦境雖接近長江隔限猝  
難及援其在藩臣捍衛之義豈得自安况兩民逼處或有意外  
構釁之虞致缺小邦忠恪之禮於皇朝綏小之仁亦在所慮比  
年以來空曠之地絕無住種自嘉靖三等年有遼東人民董禮  
瓢雄等聚集羣眾潛入前項地分蓋房耕種陰與本國義州民  
人金同難等私相交結盜竊牛馬等物為弊不貲該嘉靖十年  
十一月內有賀正陪臣工曹察判吳洗幹等將請稟蒙都司轉  
呈巡按御史出給告示發仰委官東寧衛千戶金州乾省諭董  
禮等移還腹裏祖業仍差官負往來巡視又該嘉靖十一年十  
一月內前項瓢雄等不遵禁諭仍舊住種有本國義州牧使金  
鐵壽與伊講說括退有瓢雄等捏稱本國人民行凶打死閔鐸  
等八名虛情赴分守道告批指揮傳承慶問擬瓢雄等誣告徒



罪發落又該嘉靖十二年三月內有前項起內首目人民董禮  
瓢雄等瞞稱帶有批文復來耕種臣就咨遼東都司乞再禁戢  
當蒙都司轉呈巡按御史蒙批行委定遼中衛指揮朱贊等公同  
湯站守堡指揮傳承慶查勘明白將董禮等問擬發落仍拆毀  
房室督令各復原業地方又該嘉靖十三年閏二月內前項起  
內人周偉等又來屯種執稱東寧衛郎中許令耕種臣當將前  
因咨蒙遼東都司轉呈巡按御史批行分守道會同都司查勘  
又經行委指揮金汝乾武舉徐佐勘明問擬周偉等強占山場  
盜賣官田罪名仍追盜賣地價入官前田盡行平踐於原耕等地  
內豎立石碑三座書刻撫按等衙門禁革遼東軍民不許在此  
住種朝鮮軍民不許越此採取字樣又該嘉靖十四年四月內  
有瓢雄等遇革釋放不行回籍應差各又違禁帶領百十餘人  
仍又占種前土臣又咨遼東都司轉呈巡按御史行令都指揮  
僉使魯鐸督同守堡指揮查鑿親詣查革將瓢雄等問擬應得罪  
名又該嘉靖十八年有遼民人王賢等意圖占種前田隱情捏



作臨堡荒田告願納科節次狀赴巡按御史告批指揮康鉞查  
係不應提究間有王賢等却又糾同周偉等密將豎立禁碑內  
不字改鑿本字及將盜占田土私相盜賣各得過價銀八已多  
端違法慮恐事敗矇情越渡關泮肆意裝誣奏下都察院蒙行  
巡按御史差委指揮瓢守清等勘明連人呈解當蒙御史明究  
始末快剔積弊即將各犯擬罪具按叙蒙之呈上垂念綏靜邊境  
兼復仁覆小邦准擬施行目今巡按御史欽過聖允禁戒甚嚴  
已將各犯依擬發遣其改刻字樣又行更正另差巡邏之人按  
月呈報邊界晏要實出聖具感戴同措無路報稱臣第念各犯  
自前恃玩頑法節次住種屢蒙巡按御史行令都司問擬拘解  
每每故違繞過一年半輒又冒來住種如故即目雖蒙巡按  
御史奏准發落誠恐各人懷憾小邦難保日後無事况兼巡按  
御史在滿回京彼時申禁不嚴未免奸頑之徒復踵前弊竟難  
禁遏伏望聖慈念臣微懇將臣所奏情詞乞勅都察院轉行遼  
東巡按御史再行湯站等處地方照依舊規永遠禁斷庶免上



國人民被搶擄之虞小邦失救援之義兼免兩處人民逼雜惹  
釁以全小邦忠恪之節便益為此謹具奏聞○傳于政院曰觀  
坐奏辭大槩如是矣但永遠禁斷兼免兩處人民逼雜惹釁等  
語預防未來之事禁耕後未見更犯而如此預奏似為未安此  
事臺諫勉諍卿等亦欲觀明春冒耕奏請云予意亦然更觀明  
春犯耕然後令聖節使奏聞亦為未晚皇朝有不小喪禮而陳  
慰進香等事緩豈可再退拜表乎此奏當姑止且詔誥之來固  
當謝恩我國之意為新命謝恩而有騰黃之來則不可每謝  
或謝或否似難若止此奏則謝恩何如仍傳曰明日以此議  
于政府禮曹堂上專數六卿判尹等處可也○以刑曹公事通

崔潛閱億孫等前年四月以聖節使通事赴京時清原尉下  
處唐物貿易資白布五同十三匹笠帽三十三等分受濫賦事

于政院曰前年四月有赦而七月立法此乃法前之事而以法

後照律清原尉亦以法後之例而請推於此公事分法前法

後而判付未便此公事還下該司令察而改之可也○忠清道

石城縣平安道江界府雷○戊子 幸慕華館取武科世子



及百官隨駕取李濱等九人○尹殷輔尹仁鏡梁淵李芑議夾江之地前此御史曾侁嚴加禁斷三慶六石內刻遼東軍民不許在此住種朝鮮軍民不許越此採取其時三堂姓名亦皆書刻委遣大人魯卓向熟滿野禾穀盡數刈其禁戒如此其嚴而曾侁去後遼東軍民尚貪耕獲之利造家冒耕略無畏忌今者胡御史本處各犯隨罪輕重痛治有差夾江軍民固所知戒但胡御史任滿回京後禁若不嚴如前任種無疑臣等意懲既往之弊欲防將來爾曾御史在朝位望俱重胡御史亦將還朝當此機會奏請為當若待明春冒耕然後奏請似緩贍黃謝恩則當初禮部題本已過五年恐不須追謝洪彥弼權撥柳仁淑鄭順明南孝義慎居寬金明胤議鴨江洲田之事請于中國在 祖宗朝所未有言之甚難議之不易或可或否雖似不齊而其重難之意則未嘗不同當初遣李和宗遼東之時朝廷之議在於謝恩向不在於奏請及和宗還見胡御史所錄之語始有奏請之議臣之無見以為謝恩雖無顯據猶庶為之奏請之



難如上所陳決不可為後因人言謝恩無憑製表者無以為詞  
臣將此意啓之更收羣議又歸於奏請屢變而不足臺諫指為  
兒戲宜矣然原其意則皆主於重難而致有異同之說焉非喜  
為更變也今者公論激發以而不止姑停奏請以待後日詔誥  
謄黃今若遣謝則謄黃異日出來不可不謝弊不可勝並停除  
弊何如傳于政院曰奏請可為而謄黃謝恩皆不可為云左相  
之議奏請謝恩皆不當為之云若予為謝恩則予可獨為奏請  
而遣使皆停之可也故落點于左相之議傳于三公曰夾江奏  
聞事已停之陳慰使不知此意則卒難應答當知廷議而去然  
胡御史文舉不如龔天使之易見也亦不可遣人言之且無通言  
之路則我國人不可先言也若於北京幸遇胡御史舍人而其  
人幸問夾江事汝國何以為之云則可答曰國王聞大人之教  
感激欲謝則無聖旨欲奏請則更無犯禁者難以煩奏徐觀明  
年若有冒耕者則欲為奏請云與彼人似無相遇之理但意外  
相問則所答之辭不可不知也殷輔等回啓曰 上教至當○



乙丑擬參贊望時吏曹判書成世昌曰例以六卿之人擬之今  
如權撥柳仁叔鄭順朋方判六曹為國治事而遷之閑位無乃  
於國事虛踈乎然既有命不得已而擬遂以三人並擬焉 上落  
點于權撥史臣曰按贊成參贊亞於三公先王時倚任隆重  
故凡有收議咨訪必與三公同之所以付弘化之責自廢朝革  
舊至今 上朝猶未復古每有收議只於三公不及於贊成參  
贊無所倚任遂為閑官然位次則尚在六卿之右每有參贊之  
闕必以六卿遷之有用之才歸於無用之地此所謂國事虛踈  
而設官之意失之至此可勝嘆哉又按李龜齡病不能仕而自  
上命除參贊而言官亦無所言是由上下常以參贊視為養病  
之地故也又以六卿而遷參贊則六卿之闕又無以填之是政  
權撥以禮判而遷參贊禮判之望又以右贊成梁淵擬之淵若  
受點則是填參贊而虛贊成也其補東壞西之弊亦甚矣○以  
權撥為議政府左參贊史臣曰撥好讀書老不釋卷經幄之間每  
進嘉言雷霆之下猶不顧身國有大事坐而待朝然短於謀事



貽於知人徑情直行未免有踈戇妄謬之病○庚寅諫院啓曰  
近來人心頑暴以下陵上以賤陵貴弊習已成為法司者所當痛  
禁頌者市井人等作羅於漢城府之事大關風俗至為駭愕前  
右尹朴祐則以私怒論罪固當也其餘官吏則非親見之事作  
羅之人移關治罪則不得以下人所告為之為刑曹者亦不  
得不以關內所付人推閱而治罪推問則不可以平問其勢必  
至於刑訊當刑訊承服者定罪逃避者督規則刑曹亦無所失  
憲府並出緘問以為市井人伸救之地使陵侮之風益長物論皆  
以為未便請適如啓史臣曰用人擇之精而用之以然後可責  
其成况言官尤當以公平正直之人為之使無自失然後乃以  
其任臺諫重於百僚而憲府長官尤重於一司近來為臺諫者  
雖曰擇差而間非其人至於風憲長官擇之不精或授非人故  
多有所失而或於一月之階旋差旋遞不久其職又何望振紀  
綱矯風俗乎此當今巨弊也於一事可見○御夕講終贊官李  
浚慶曰臣因諫院所啓以達本館之意頃者市裏人作羅於漢



府漢拔漢石尹朴祐之屬有細木綿出市人而市中座主有

其治罪不當其人等捉致決罰後市入金守漢等六人

憤怨方甚此黨亦有令入司之人六人等因舍人司發解候勢

頭髮成羣突入于漢城府堂上坐起之廳即捉掌務吏孫守長

照律首者杖一百徒二年直從者咸一等杖九十徒一年半此大關風俗邇來俗尚甚惡陵

上之風成習已痼為憲府者若此關風俗紀綱之事則當痛治

嚴懲而反以刑曹為不分棟不干而論罪至出緘問似有伸救

市人之意其於風俗紀綱大有所不可臣聞之朴祐以曹司堂

上獨坐捉致市人推問之時言辭不恭朴祐怒而治罪市人等

即訴憲府口朴祐以私情發怒治罪我等云憲府信聽其說而

推刑曹非矣市人等憑籍議政府人突入漢城府亂打府吏漢城

府乃京兆衙門如是作羅至為駭愕且刑曹論罪之人若窮民

可哀者如是伸冤可也此皆豪猾之輩而所犯至此反以刑曹

為不分棟不干而歸咎外階議論皆以為未便朴祐徑自決罰

則非矣然其決罰者皆豪猾之徒其於制豪猾亦無效矣以此

事而朴祐坐罪無乃過乎市人等罪關風俗痛治為當舍人司



以市人之事至令發牌捉來非矣大抵此司常時多為非法之

事舍人司乃都堂重地尤當敬謹而因循舊習稱古風而行不當之事亦多至於藏膳撤樂之時宴飲作樂如舊此所謂非

法也特進官權撥曰漢城府掌務吏見打於市人者憲府又移

關刑曹而欲治其罪刑曹承憲府之報不得已治罪然難於成

其罪名是亦顛倒也 上曰市人打吏事至為過甚初欲依律

治罪而漢城府刑曹皆被推於憲府予疑其間幸有誤事故欲

待畢推然後為公事矣今又聞副提學李浚之言刑曹則無改推

之事但豪猾之徒恣橫作 羅老則不可當痛治朴祐則以私罪見

罷也刑曹因漢城府之報如此治罪果不失矣浚慶曰 上久

不御朝講故下人不得盡其欲言之意近日日氣似温朝講若

不能屢 御則晝講時如朝講例而侍從臺諫使之多入侍講

何如於事有所不可乎權撥曰凡經筵入侍之人各有職掌

之事每入於朝晝講則其職事必有廢矣 上曰自古朝講

則領經筵知經筵皆入於晝夕講則欲從容講論故與朝講有

異然依朝講例使侍從臺諫多數入於亦非是美事也但此乃新



例之事議于大臣可也史臣曰朴祐之為人本性踈濶雖不避  
嫌治罪市人然原其意則無私也罪豈至於罷乎竟以市井一  
細人之訴至罷京兆堂上之官而上亦不知其過當下人陵上  
之風自此益張矣又曰近來經筵官例為口讀而已未有講論  
義理開發聰明之益然朝講則臺諫侍從多入故亦因此進言  
者多矣浚慶之啓亦以此也且朝講不數而雖屢為朝講其入  
侍之人不過領經筵一員知經筵一員特進官兩員總贊官一  
員臺諫各一員經筵官上下番記事官三員而已非一司之員  
盡入朝講豈有廢事之弊乎若因此屢進藥石之言以補袞闕  
則不可謂廢其職也且以廢事啓之者其可謂知大義乎三  
公之議亦如是不知經筵講治之義甚矣○以宋麟壽為司憲府  
大司憲沈連源為成均館大司成柳辰全為執義吳謙為掌令  
李滉李仲樛為持平○日暈兩珥夜木星犯左執法星○辛卯尹  
殷輔尹仁鏡議凡干交際依中原例代酒以茶以為便益但國  
各有俗言語相接間細瑣之事不必一一苟同中華我國自有



會飲之禁如遇凶年則至禁壺酒不須肇開新例晝夕講臺諫  
入叅似為宜當 祖宗朝舊例只入朝講意有所在常時朝講

稀而晝夕講頻御暑令並入晝夕講筵則廢事必多故如是也晝  
夕講特進官入侍是接賢士大夫之道固為義事然亦 先朝

所無而多廢職事實無所裨亦依古例何如臣等欲啓者久矣  
今因下議並及此事洪礪之罪緣坐仁慶之妻至絕屬籍實是

律外果如所訴

金仁慶妻李氏  
上言命議大臣

傳曰依議可也仍傳于政院曰

用茶事大臣議以為不可開新例云八道下書時只言禁酒可  
也特進官事載於續錄此必只於朝講入叅之謂也並入晝夕講  
事乃後設之事大臣以為不須入於晝夕講然此議出於議他  
事之端而弘文館方請臺諫並入晝夕講之時不可並減特進  
官依舊例可也 ○憲府啓曰政院狹舌重地職任出納凡啓下  
文書六承旨各有分掌及期舉行不可委諸下吏小有遲滯而  
全州府尹南世健推考公事啓下後恭徒累日遲滯至於亡失  
致令改書以啓慢忽甚矣色承旨勸承旨請並推考答曰如啓



○東宮嘗為媚等事自內上疏曰惶冒天聰情激以達伏以天顯之親一氣所分喘息呼吸相為流通友于之情自不容已雖或有非常之變出於慮外而古之人猶有以恩掩之者往者媚之事臣年幼雖不能詳知其首末然其禍之慘所不忍言妖孽之作雖曰朴氏媚也焉得而知之竄在遐裔亦已過矣厥後又與大獄母子相踵而死洪礪亦隕杖下變故之極古所罕聞其於兄弟之情為何如耶死者既已矣而媚之一女子棄在民間與庶人無異孩提之童亦何罪也此尤痛心者也二翁主年少女子不預其事明矣而屬籍亦絕思念至此不覺流涕由臣一身而兄弟之變至於如此此臣常懷痛悼者也孟軻氏有言曰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乎今臣侍居東宮天寵極矣而使二姊一姪女尚班下賤及躬思之顏厚有忸怩人於兄弟之間不截怨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如臣者有何怨怒於兄弟而不得親愛之乎至於籩豆之饋飲酒之餽亦不得和樂而且湛焉則惻然之念益切于中較前此微達未蒙允俞更達微衷以瀆



天聰伏願垂憐下前光川尉金仁慶妻李氏上言其上年五月廢

為廢人同年八月黜外丁百年十月以洪福緣坐至絕屬籍是律外之事請免之

難哀嗣無際以瑋源支孽下同編氓今至九年伏望特許恩命

以解于政院曰復其屬籍還給職牒金仁慶亦給職牒叙用

壬辰御思政殿引見全羅道觀察使崔輔漢江原道觀察使韓

淑以學校刑獄等事教勉之○陳慰使安珪進香使趙士秀如京

師○癸巳文武科唱榜以權停例行○左邊捕盜大將黃琛啓

曰年運凶歉故盜賊多興門外則明火強盜夜夜恣行常時檢

舉捕獲而但以左右邊捕盜軍官十人捕盜部將三人軍士五十

餘名以此勢難捕捉門內竄竊狗盜不足慮也門外東西江合

水後則必交通作賊以一牌軍士安能捕獲且十月乃農隙自此

間閭間伏兵設盜直慕以其里人循環守直然有勢者則拒之

不守雖或守直而皆是兒童殘弱之人時或全闕當此之時雖

有明火之賊安能相救而追捕耶後有虛名而無其實矣都

下盜賊如是橫恣至為駭愕臣意他無可為之策但其所居



里中如內禁衛兼司僕閑良有武才人勿論閑散定捕盜部將  
其里若有賊變令趁時救後邀不要路追逐捕獲則此人等  
皆備弓矢者也捕盜之事庶可能也故取稟咨曰皆如啓琛  
又啓曰若定統將而不能捕告者須治罪然後必當盡力捕之  
有能捕告者及不能者磨鍊賞罰節目無乃可乎取稟傳于  
政院曰以此啓意奉承傳于刑曹史臣曰都城之下明火強盜  
恣橫無忌黃琛為大將若聞知都下喧闐不自掩然後來啓  
而所啓籌策皆是緩下也軍令之解弛可以三反也都城之下  
尚且如此况四方之遠乎橫行羣不逞之徒厥數不多而擲比  
閭井夜不能寐可為寒心○大司憲宋麟壽等上劄曰親賢疇  
咨君道之要陳善納誨臣職之當故四門之闢帝舜所以廣聰  
明也十日之寒亞聖所以警君心也九重之深邃婦寺之褻狎  
其害有甚於鴆毒故古之欲正其君心者必以廣延賢士大夫  
為急非僻潛消於不瑕有愆之頃治道胥益於朝夕啓沃之際  
豈區區細務可同日語而顧欲以彼廢此哉國家於朝講既有



臺諫入閣故事猶以為未也。又引特進官輪侍講論其意甚  
美其來已久固無可議而前者大臣於經筵啓以特進侍講為  
無益而徒曠職事欲廢之。自上以接賢士大夫為重而不可  
廢也。臣等聞之以為聖學高明深知輕重之所在其進於善  
也無窮矣為大臣者固當將順之不暇。今因下議諉諸廢事並欲  
舉特進官而廢之。上問親賢之道下進疎賢之策大臣之引  
君當道固如是乎。殿下聞大臣此議不以為恠得非以大臣  
之議為可而移好善樂聞之心乎。臣等不勝缺望大抵近來大  
臣謀國棄其根本而出於尋常因循苟且議事之際不無輕重  
失宜慮事舛錯此豈夙夜盡誠審審匪躬之意乎。伏惟殿下  
益進聖學以廣從善之量上下交孚以盡吁咈之美。答曰此劄  
果當近者大臣有以特進官為曠職而不須入叅晝夕講之  
論予意恠之故答以特進官入侍其來已久而並廢之論似與  
可仍舊例云矣。人君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則可以涵養氣質薰  
陶德性宰相輪侍於經筵甚美矣。史臣曰大臣並廢特進官之



非徒有妨於君德亦可貽弊於後世臺官上劄非之宜矣自  
上因臺諫上劄而批荅如是亦可謂美矣然人君徒知接賢士  
大夫之有益於德性氣質而不能聽其言從其計則是好親賢  
之名而無親賢之實也當今之弊近是惜哉○辰時日北有一  
抱○忠清道禮山瑞山大興等邑雷○甲午領議政尹殷輔左議  
政洪彥弼右議政尹仁鏡等詣省廳啓曰特進官入侍晝夕講之  
事 祖宗朝所無而且恐其司多有廢事故前日收議時以依  
祖宗朝舊例事啓之矣果以廣延賢士大夫講論治道之事  
揆其司之廢事此特區區耳其輕重之不同如此臣等之議誤  
矣大抵近者圖議國事時慮事舛錯輕重失宜多有誤事此臣  
等不職之故也不職其職而安敢冒處重地請帝臣等之職荅  
曰特進官入侍晝夕講雖非 祖宗朝事考諸續錄則有之矣  
予即位而後議于朝廷令特進官例入晝夕講以矣此廣延賢  
士大夫之美意也大臣近因臺諫並入晝夕講之議欲並廢特進  
官似異故已言予意也他餘議事未可知也大抵議論初雖



各異終歸於正則固無妨也臺官之上劄欲令大臣詳察而自

警非駁之也勿辭且晝夕講秩高宰相宰入子意猶以為未便

也承傳內官李象豪私謂三公曰秩高者非殷輔又啓曰臣之

失甚於左右相非徒誤議前於經筵亦有所啓矣大臣之責當

以日接賢士大夫講論治道務廣聰明之事啓之而臣於經筵

議得皆誤議以啓自上問親賢之道反以疎賢之策啓之臣

之所失如是安敢冒處請適彥弼仁鏡等又啓曰臺官論三公

至於上劄之事近所無也臣等所失多故至此臣等之失自

上洞照在職未安請適答曰勿辭之意已盡言之臺官之上劄

欲使加警之也勿辭史臣曰殷輔諳練國事多所裨補而未知聖

賢學問故未免明小暗大之失○諫院啓曰通事申洵初以全

家徙邊之罪減等定徒役於三水郡地上息已重不畏國法

纔過四五朔令其父冒呈上言情甚沈濫特命移配近道至為

未便請仍定勿移答曰如啓○乙未以賑恤廳公事西歲廉賈

尤甚各官則酒庫革罷事已曾下諭京中迎餞處并一禁笑王

都四方表風化所先秩高各衙門及六曹小各司多定酒母



雖遭謹以災違之時用酒如水小無戒禁貪殘典僕以此失業者頗多至為未便依各官酒庫例一禁違者令法司備發掌務

官痛治為當禁酒之令雖似嚴密開釀醞猶舊百計思量禁甚難部下各市賣禁處七八一日所買大禁不下七八百日

其所釀米幾至千餘石其為糜費誠為可慮禁禁之令近於通則之路又不可永防當此非常凶歉不可不禁令平市署

痛明年私成一切下于政院曰觀此公事欲痛禁燹市若顯然

出市放賣則禁斷宜也大抵酒之作非為飲也觀古事及戒酒

文則乃為祭祀設也末流崇飲至於迷亂不計虛費日就於甚

在常時猶為不可况於凶歉之歲乎潛相買賣者著遽令法司

禁之則禁吏依憑作弊橫從無辜告官而或答或贖則其害

多矣欲痛禁燹市則不可不廣曉閭閻掛榜知會且秩高衙門

及六曹小各司用酒如水以致典僕失所此言是也酒母多定

本有法禁下不奉行故弊習如是當摘發痛治也本有此法而

不奉行者已有責矣掌務官皆推考可也○以李夢亮為司諫

院司諫宋世珩為司憲府掌令○丙申諫院啓曰弘文館博士

以下乃新進極選之地故多聚雜加之人曾不得參於其列金

鎧以中訓大夫今為正字物情皆以為未便請遞吞曰若忠義衛



則為儒生時其聚加自至於多前亦有如此之人不久○御夕  
講○丁酉 御朝講諫院啓金鎧事依允檢討官金天宇曰臣下  
鄉見之田穀雖曰稍食自今民多飢餓流散至為慘淡明春則  
必盡為餓殍矣且外方之民患未得水聚居水濱誠以自前年  
迄今焦乾太甚或過二三里泉脉不通過清州聞之非徒飢死  
若合冰則必至渴死結幕水邊者比之有之此亦非常之災也  
凡救恤民生之事賑恤廳雖力為措置下人之不奉法日甚故  
氏不蒙惠矣樂工樂生選外方隸掌樂院而不成材則其司官  
負以丘史率行曾聞清州人有定于樂工者其父曰盡蕩家  
產吾不聊生遂自縊而死今年又有如是縊死云人之所惡莫  
甚於死而自決如是使為政者見之豈不盡然民不聊生皆法  
司不能糾察故也選上女妓願留者外皆限明年下送而樂生  
則不然祭享時可用成才者外其餘依妓例放送何如 上曰  
樂工樂生等只為其業則何至於死別有侵暴之事故至此耳  
女妓及樂工俱放送事當初未有公事乎當更察之大抵外方



守令濫刑者多全州判官

具壽

故殺下吏公州判官

正尹彥

以酒

味薄惡方禁酒之時三次打下致死已著者如此其間不露者何限此弊甚重大司憲宋麟壽曰公道大壞皆以私情為之雖小事非勢與片簡恐不能濟率皆以公滅私安有如此之風乎公道之滅日益甚矣譬諸一身百病俱發救之實難為儕輩者在常時皆欲救弊至於有為無有勉勵者只言無如之何蹈古循常可也或用力於其間以國事自任者則衆咸嘲笑深恐如此而循致土崩之勢也士習如是其何能扶植國家乎下人之事自上亦何以知之各以所聞知用力於國事則不至於此而皆以為無如之何是故百司解弛吏胥亦慢法司不能檢察而然歟朝廷不能尊嚴而然歟自上軫念至矣而下無奉行之人此乃無實而然歟非但百司解弛承政院亦解弛晚仕早罷以為常習後來者亦皆效之法司所啓公事至於亡失不察如此之習一朝何能振起上曰積弊之習不可一朝而變也然棄而不治則日益甚矣以近日之事觀之大臣未有盡心



而力行者紀綱皆委於臺諫而自懷避權之心紀綱在於上人  
然後可也近來人心頹詐風俗薄惡有所施措恐見忌憚故國  
事日至於解弛也麟壽曰既委質為臣則當不顧禍患若為身  
而畏禍患則有患得患失之心而終無所不至可為寒心獻納  
尹鉉曰大臣之責至重治國如治家可也近來屢經朝廷之禍  
故大臣畏之不欲權勢之歸己也籍權而行私是則非也以至  
誠而為之則是乃公道何權之有嫌哉燮理陰陽云者非自然  
無為而化也大臣必竭力擔當然後國政理而陰陽和矣近來  
別無可畏之禍而猶若是也至於謀議之時因循苟且前者臺諫嫌  
其苟同之弊啓以各陳所懷之事其後朝廷有會議之事則書  
當不當字巡示左右當者歸於當不當者歸於不當若捧圈點  
然於大臣之體不當也 上曰大臣之避權懲前日之事也前  
日之專權以其私也若行公道則寧有專權之嫌尹鉉曰大臣  
事多苟且每稱 上教允嘗至為寒心且飲食勿侈事每下諭  
監司兵水使而監司兵水使及凡使命之臣在常時皆以為飲



食不當豐侈及其臨時若不豐侈則却云雖使簡約不宜如是  
草草而不可食也故守令等以為豐侈則無事不然則得責不  
得已而如是為也監司處特為下書使之另加糾察為當麟壽  
曰昔程明道有言曰治道當以正風俗得賢材為急風俗之正  
由於賢材之得賢材不得則風俗不正風俗不正則棄禮義而  
捐廉恥也風俗之不正莫如今時人心頑詐習俗薄惡至於弑  
父之賊徃徃有之而人不以為悞人性本善而多有悖戾之事  
以其禮義不行孝悌不立故世道日卑至於此極也古人有言  
曰人存政舉必先養人才正士氣然後政事修舉而今則士氣  
沮喪人才不出善政何從而出耶此所以朝乏良才鄉無善俗  
也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在今之世人不知五倫故人紀  
紊亂漸至難救若人倫明而根本立則雖凶年不足以為害也  
鉉曰前者諫院上劄之事近來初入仕官負或有誇言請托於  
宮闈而受點或曰汝與某人同入某望則安能受點乎如此之  
事自 上何以知之中間必有自 上不知之事假借為言而



偶然受黜則以為皆我之力故傳播外間至於成風萬無此理  
而外言若此官闡嚴截則不得憑籍為言也此雖虛言其於  
聖明大為累也 上曰諫院上劄之時欲辨之而似乎自明故  
不言也近來人心巧詐不于於官闡者誑人而受賂幸有受黜  
則以為已功如此之人雖未的聞亦不無也此實官闡不嚴之  
而致當自省察也○傳于政院曰經筵大司憲宋麟壽以為百執  
事懶慢成習此言是也六曹漢城府掌隸院多事訟煩之地堂  
上雖一人坐起不至廢事前者使議政府糾察其後更議以為  
煩瑣故還停而付其糾檢于法司也其指六曹郎官及漢城府  
郎官言之曰懶慢不坐故事多積滯其勤仕而無怠也若掌隸  
院則只有一堂上許多之日豈無事故然勤勤坐司不至滯訟  
並言之也獻納錄尹以為外方私行多出入官府云守令非惟不  
能恤民私行以接待厚薄為毀譽故盡心應待而剝民膏血前  
者雖以私行禁斷事下諭各道若其親舊則守令亦以拒絕為  
難 監司隨聞摘治可也在常時猶為不可况此凶荒之歲乎此



意並八于下書史臣曰經筵進言無不採行聖念至矣但失農  
處進上減省全減一條乃救災之良策而汗漫間偶未傳教未  
施於政而參聞承旨不復啓稟進言侍臣不更陳悟惜哉○憲  
府啓曰各道魚箭折受民弊不小近者私奴億同等駕前陳訴  
該司防啓甚當而自 上特命折給以啓汎濫之徒牟利之途  
至為未便請依該司公事傳曰改判付可也○傳于政院曰見  
平安道觀察使啓本義州軍官丁世純唐物被捉云此人例當  
拿推矣以招辭見之南官護送軍賣之以已物買得云其真偽  
未可知也事干不可不推往來間驛路有弊下書于監司令其  
道都事急速推考得實啓聞可也其搜捉唐物當為屬公然推  
考未畢徑為屬公未便得實啓聞時其被捉唐物屬公上送事  
並言于刑曹○戊戌 聽啓覆奉旨金遂性洪暹啓典獄署囚

私奴崇年斬良人李羅斤乃絞

崇年潛奸石今與李羅斤乃同謀  
絞刺殺本夫白莫石罪斬李羅斤乃

聽從崇年陰囑白莫石刺項罪以

洪州囚私奴孫伊斬孫伊謀

從而加功絞並待時三覆依元

橫城囚良女古邑之凌遲處死古邑

遠承翰其家烟突內潛  
改鐵佛罪斬不待時三覆



奸夫以寸燭劉致良 並三覆上顧問大臣何如領事洪彥

謀殺本全夫益昆罪 弼曰孫伊之事更思之其鐵佛去處不能推現云事涉疑似請

廣問左右禮曹判書金安國曰均是死罪而有斬絞之分推鞫

之事小無所疑然後定罪為當凡謀殺人之事有已行未行之

辨以人之潛投鐵佛不知為已行乎為未行乎詳審處決可也

以佛烟突逆跡已影此非已 且推案云班中奴京同教誘為之

而京同則以捉逃奴婢事出去而不還罪則當死但以未歸一

耳彥弼曰大獄已成不可復生但其鐵佛事似不分明戶曹判

書柳仁淑曰孫伊公事臣在刑曹時判書照律當初推鞫時鐵佛

置處更行移問之則得之烟突後置之於寺其寺已毀故不得

云大抵行兇器械固當推現然常時雖未獲其器械罪狀分明

則決之也 上曰其鐵佛非初不得也得而置之於寺寺毀而

不得此豈不分明哉關係綱常之罪依律可也○已亥傳于大

臣曰祭祀國之大事犧牲雖不肥腩猶不合祭祀况相繼自斃

乎近者雖移養涿疫多死豈無其故此必祭祀不能誠敬之所



致凡享官及祭具不謹不潔之事更加察之且水旱之災旱  
乾尤妨於農事今年自春至夏旱乾尤甚者去冬無雪土脉不  
滋故也今又冬節過半尚不降雪臘雪亦未可期若明年亦如  
此則無如之何須預為念慮焉我國祈雪無古例故議論不一  
矣然我國凡事多倣天朝之事為農祈雪似無妨焉且如此險  
年盜賊必起近者捕盜將捕盜之事詳悉措置而京城四山多  
有險阻人跡不到之處如此意外不慮之地不無盜賊偷物隱  
藏之理當時摘奸人及山直等雖以時巡行如幽深險阻之地  
則不盡巡視盜賊雖匿何以捕獲白岳仁王尤險非軍令難盡  
巡視然不須各別起軍令捕盜將或一朔或二朔例為一度先  
啓然後領其軍不計險地巡視則似可也近來百司懶慢成習  
凡公事下該司該司限內勢未及回啓則其後掩置或過期或  
至五六朔不回啓是曠職之故也有三堂上衙門則雖或一堂  
上獨仕不為廢職矣前者政府考其坐不坐及有不宜之論故  
已停矣此條則不可更立也令法司糾察最甚者罷之可矣六



曹漢城府掌隸院之官或因公詣闕或議得之日日晚勢不  
得坐矣雖有早罷之時憑此不坐曠日自多非如言官不更坐  
之例日若尚早則不廢坐起亦可且人命至重故雖犯一罪者  
至於三覆近者凡居外職者乘其私怒不畏國法枉殺吏民陸  
續現露此皆下官也下官不畏上官而上官不檢之亦致下官  
被重罪而上官其無罰乎雖非自己所犯亦不可安然在職適  
之以當予嘗懷勤於政事夙興夜寐晝思夜度事無大小如是  
議之不計煩矣卿等亦可憂念國事上下不為怠惰可矣今日  
大臣等來會賓廳以此議之可也○傳于政院曰見漢城府公  
事有參軍呂世琛者只書姓而不署嘗聞之凡公事郎官先署  
而上之堂上乃署郎官署而堂上不署則或下吏不及捧而然  
也堂上署而郎官則不署大抵近者官吏於公事或不書日月  
他司則已矣漢城府乃決訟之地益當謹察而以不署事觀之  
其不察公事可知此人不可只推遙職可也○政府六曹漢城  
府堂上全數知邊事宰相等承命詣賓廳啓曰對馬島主敬



承朝命各犯罪倭累次根捕差人押送顯戮南徼又畫為防制

姦賊之策條具書契以嚴約束一館荒申事譯云館舍不一於

唐人之網傷狼籍事譯云朝人捉魚一令公法度之前宵申事

譯云邊將之一夷中罷通事譯云問事不一一唐人口申知音仕

事譯云朝人不一一就買賣唐人打剥事譯云魚雀買賣時朝一

諸巨酋使送人數為買賣人閉關申事譯云與利入等不許上

右事於有肖背者即則加可成敗之肯如件譯云在法者使

凶悍之徒有所戒懼不敢輕犯其為國輸款至矣褒賞之典在

呀另舉參稽舊例往在壬午島主斬獲薺浦倡亂盛親父子並

賊倭二人擒獻使倭之還以綿布一百匹正布一百匹米豆并

一百碩等物付遺島主今據壬午賞格斟酌多小量宜磨鍊賜

給何如但壬午之功大於今年而賞格止此今年之功未及壬

午而頃日磨鍊之數過之咸以為失當請更斟酌磨鍊以啓傳

曰可領議政尹殷輔右議政尹仁鏡禮曹判書金安國右贊成

梁淵左參贊權檢吏曹判書成世昌戶曹判書柳仁淑工曹判



書洪景霖議凡冬月雪覆阡陌然後土脈滋潤來歲蕃茂將受  
厥明之賜歲之豐歉亦可以此而占驗矣前代祈雪考史可見  
我國近雖無例祈雪即同祈雨依中朝例今始設行似當兵曹  
判書李芑刑曹判書鄭順朋議春秋書無冰不書無雪祈雪非  
三代之事是以禮文不載自 祖宗朝以來不曾舉行恐不必  
創開新例殷輔仁鏡淵撥世昌芑仁淑景霖順朋議今歲大饑  
盜賊興行勢所必至如四山高險人所罕到之地將所偷物  
色隱蔽之理容或有之令捕盜將有時巡檢為當凡因公詣闕  
宰相若早退則在所例仕本司各其該郎自任懶慢啓下已久  
公事累朔淹滯緩不回啓者令法司糾察其中最甚情不容恕  
者論罷為當凡下官性若殘酷則管下各人小或遲緩輒發盛  
怒橫加箠楚以致傷生上官耳目所不及在可所恕以下官之  
罪也又上官至於罷職似為曖昧殷輔仁鏡議近來赴京負人  
潛賈銀兩者例令咨文點馬搜檢今次陳慰等使之行偶無點  
馬故奸細之徒自以為此行無所搜檢容有挾持者此行當在



中路今雖遣御史擲奸恐不為晚也後亦因以為例以為無妨

五條議皆用之准 又賞賜島主單子島主處綿布一百匹正

不用李芭等議 碩豹皮二張虎皮二張四張付油苞二浮二斤付油苞二浮桂

三角茶食三角 虎酒二十瓶乾雞一百首栢子一碩清蜜四斗

代官處綿布四匹正布三匹 米一斗豆一斗茶食一十頭

四張付油苞一浮二長付一浮 挂一角茶食一十頭

啓曰約束中未盡處今更商量付標約十月初十日記第

皆量七字曰皆自 官第七條改付標必是外賊今邊將討殺不

餽十一字曰論以 賊倭我國人與賊倭同罪館內買賣時違禁

物色被捉者我國人則依律治罪倭人則依約不給 留浦過海

等糧又添一條曰對 馬島主書送禁約亦於客館書懸掛今

來接倭人等常川一依行邊將亦常檢舉其有違禁約而不

至先我國論以賊倭之約自見犯為始不給留浦糧亦不給過

五十一

五十一

致自 上孝誠極至而念及於此非但犧牲為然如馬畜野獸  
等亦死而常時觀察使啓本云牛疫相染而死然聞民間以牛  
死告官則官徵其筋故鮮有告者其告而啓本者僅五分之一  
大抵雜畜多死恐非不謹祀事之所致也年運凶荒自上宵  
肝憂勤 聖慮無所不至而下教至此臣等亦安敢有怠慢之  
心哉但資器暗劣不能小補國事常懷兢悚耳答曰啓意皆知



道但卿等以為上官未能知下官所為之事在可恕然全州

判官

延具壽

特為殘酷而殺吏公州判官

尹彥

亦於三月內屢為

濫杖而殺之其上官

全州府尹南世健

皆不能檢制今已推考

所失如彼而安然在職似為未便故予意欲適而問之耳非至

欲罷之也今議以為不當遞云無乃不知予意乎更議以啓殷

輔等回啓曰下官所為上官容有不及知之之理且如此凶年

併適二負則迎送之弊不貲又祿自己之犯勿適何如傳曰啓

意至當○庚子夜大雨雷電○傳于政院曰今年凶荒已極而

救荒事雖屢下諭監司其所措置予居九重何以知之初欲以

明春遣御史觀其救荒之狀但慮春則飢餓尤甚而使命往來

有弊故今欲遣也小紙所付人等

韓對金半千李世璋鄭其速

命招平安道則邇來使命已頻咸鏡道則農事稍食故此兩道

則不遣也此人則單騎往來俾無迎送之弊可也各官失農尤

甚處及之次失農處令戶曹書啓○以閔世良為司諫院司諫

金瑞星為司憲府掌令黃博為持平○史臣曰自庚寅年以來



旱曠饑饉無歲無之去庚子冬溫暖如春霰雪不下已為今年  
大災之兆至春而瘟疫大熾至夏而旱曠極慘至秋而百穀不  
登萬民失所至冬而餓殍相望哭聲徹天災害之酷近古所無  
而又自十月至是愆陽無雪暄暖如春憂危罔措而雷電之變  
復出於此日仲冬震電古所未聞哀我人斯一何運命之窮也  
○京畿果川坡州黃海道平山新溪雨雪雷動慶尚道彥陽蔚  
山咸陽鎮海漆原兩雷雷動全羅道金溝任實益山龍安潭陽  
淳昌沃溝大雷電○辛丑 御朝講侍讀官權轍曰冬則宜雪  
而大雨震電未知其終有何災也此必有所召或政教解弛之  
應或來歲癘疫之徵也陰陽舛錯日候不調凶歉之災歲歲尤  
甚來年之事亦何以知之臣聞慶尚道飢民已至流離國家修  
舉荒政蠲減貢賦固非偶然須自 上益加省念焉大司諫宋  
純曰士氣盛衰關國家之治亂士氣盛則公論行紀綱舉矣士  
氣衰則貪汚之風論邪之習由是而出近者士氣摧挫公論紀  
綱無足可觀狃於昇平人心怠惰百司解弛天災不虛人事所



名須培養士氣整頓紀綱 上曰懶慢成習六曹則統察百司  
可也而全不勤坐大抵官吏不為奉法立法未以旋即犯之遵  
守無人上下更加勉勵焉轍曰習俗靡靡雖有志者莫敢為之  
各司無有盡心治事之人悠悠泛泛安坐待適人心之解緩若  
是其甚天變之作未必不由於此且近來儉朴之風掃地而盡  
婚姻之事爭尚奢侈吉禮之時與國為婚者公然求請於列郡  
至於各司防納無不為之為之者以為例事而恬然不恥聽之  
者以為有規而不恠自 上須知其所以應答求請者皆出於  
民之膏血也今歲極為凶荒民生以此尤困另加嚴禁使無猥  
濫之事為當知事金安國曰奢侈之習不能徒法以禁之須自  
上勉行節儉以示下人則下人自效王子駙馬婚禮之奢侈未  
有如今之甚與國為婚之家不得已為非道之事恐有累於  
聖德况此凶歲自 上痛加裁抑只行禮文節減浮費雜事則  
聖德豈不大哉前亦以此意啟達而尚未聞禁戢之教也 上  
曰屢下禮曹而猶不能禁當令政院言之特進官尹思翼曰去



夜雷動今日雨雪春秋書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胡安國曰震  
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大  
雨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出已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  
陰氣縱也詩曰燁燁震電不令不寧註曰若妾婦乘其夫小人  
陵君子夷狄侵中國災變不可一槩論也臣聞慶尚道倭人之  
變島主拿送罪倭而罪倭自相擊殺事甚殊常其空館奔還之  
事武士皆以為倭人畏方好義右道節度使而然也此非好義之威  
使之然也昔吳楚相戰吳立其罪人於前行使之觸頸敵人聚  
觀乘其不備而擊之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將欲翕之必  
固張之島主捉送罪倭安知其不有深意也且臣為黃海道觀  
察使自豐川渡阿浪浦時兵船只有三四隻祖宗設備之意  
固非偶然而如是虛疎非徒黃海為然京畿亦然如有倉卒之  
變則安能措置變生無方倘有如紅軍之變則如八無人之竟  
矣安國曰昨日傳教曰與島主更定約束有以賊倭論斷之言  
邊將妄加誅戮則邊釁生矣臣欲奉上教為公事竊思之我



國人釣魚海採而被倭人所劫至有相戰之事恐不能從容生  
擒而依約論罪也倭奴以殺害而加我我欲據義而治之其間  
必有多致殺害之事矣至於潛通買賣見批於我國之人我國  
之人欲論以賊倭捕獲之際遠有殺害之事恐不能及矣臣意  
如此之時則必有邊將不及啓聞而自處之事矣 上曰倭奴  
與我國人相戰至有殺害之事則何待取稟乎但有客館小犯  
邊將不啓而妄行誅戮則不可領事尹殷輔曰島主使送倭人  
言島主曰夜行牆外者射殺無妨更定約束添入此言何如是  
雖傳言其為島主之言信然矣安國曰得殺之言不合於帝王  
政令論以賊倭之言為當又曰倭人替夜橫行者必欲為賊也  
有如此者邊將當登時捕殺如是為約無妨○傳于尹殷輔曰  
近來災變非徒疊見又有冬雷之變豈無所名乎雖日日講論  
徒言無實何以應天近者聞諸經筵大司憲宋麟壽所論切當  
於時其本源不立故人心由此而邪風俗由此而惡人心風俗  
如此則未流之弊難可勝言古云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



張國乃滅亡此言雖似尋常乃治道之本也不遵禮義則不知  
尊卑上下也不崇廉恥則貪風日滋民不蒙澤當今豈無此弊耶  
雖為上者引導之失宜在下者亦豈可不念勞又曰公道盡滅  
私情大行此亦恃弊也大事已矣雖小事莫不如此故決訟官  
吏不公辦理抱冤者多一民有冤足傷和氣且事大之事漢語  
尤重近來雖使文臣肄習不親與唐人相語而習之故生踈為  
漢語者堂上官則或差使臣堂下官則差書狀質正使之與華  
人相接言語可也且可用武臣抄之已久亦不精選更薦啓下  
令兵曹用之一一養望亦可矣卿等必有所懷予將延訪焉  
上御思政殿引見尹殷輔尹仁鏡殷輔曰自 上欲聞闕政而  
咨訪臣等以近事觀之 聖慮無所不至下人更無可啓之言  
庶無災變而又有冬雷之變冬雷變之大者未知何由而致也  
日日講論徒言無實何以應天 上教至當講論之言不如施  
行古言應天以實不以文必有修省之實然後可以上答天譴  
禮義庶耻是謂四維宋麟壽所啓之言雖以尋常大闢治道一



遵禮義則尊卑上下之分有定崇尚廉恥則貪風自戢親民之  
官庶無侵漁之事而民蒙實惠此言至切正中時弊近者治貪  
汚之吏褻廉謹之官以有激勵畏戢而未見有所勸懲臣等亦  
甚慨歎也又言曰公道盡滅私情大行若能以公道自任而不  
用私情則安有妨政害治之事乎庶事皆得其理矣今公道滅  
私情行故國事不治此言亦中時弊且詞訟雖不如刑獄之重  
其冤悶則同也若不伸理亦足感傷和氣也誤決官吏自有治  
罪之典而尚不懲艾不公辨理是私情大行故也且事大之  
事甚為重大天使出來則接待之時言語必須假譯而相通漢  
語一事甚為關重常時文臣雖肄習老乞大朴通事只解讀而  
已不得與唐人接語故未易成就堂上官則為之使堂下官則  
為書狀質正屢遣中朝與華人相語習之則庶有益矣但堂上  
官素知漢語者則可也不知者則雖屢遣固無益矣書狀官則  
雖不知漢語亦或差遣質正官則須以肄習者差送然後與唐  
人接言學其前所不知之語以至於精通矣金安國專任事大



文書亦為司譯院提調嘗言曰北京則遠矣不可入學抄年少  
文臣可習漢語者請入遼學然後可以精學而近來所無之  
事故不敢啓達耳且可用武臣前者政府與該曹同議抄錄入  
啓矣但抄數似多多則不精今更請選兵曹別為養望可也不  
然則物望不重士卒不附卒用於緩急則聞見亦為駭恠矣仁  
鏡曰昨夜雷動安有如此災變乎災不虛生必有所召國家治  
亂在於輔相輔相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國事非矣如臣之  
庸劣冒處重地須賢者在相位然後無天災地變而自有治效  
夫大抵人事有失於下故天變應於上雖不可的指其某事之  
應災變之來亦必有所召矣古者雖危亡之國或無災變雖治  
平之世多有災變者此天心仁愛其君使之恐懼修省之意也  
須自 上恐懼修省應天以實可也殷輔曰祥多者其國必亡  
異衆者其國必興異衆則其國似至於亡而必興者以其遇災  
側身修行使無闕政故轉災而為福也仁鏡曰外貢及物膳進  
上為幸凶而多 命蠲減愛民之仁可謂至矣然災變不息未



知 聖躬有所失而然耶刑獄之間尤不可不念也且如此冰凍之時營繕之役必 命盡停如有未停處並令停罷何如親民之官莫如守令在漢之世或自守令入為大官以其賢材衆盛故也今則不然人材有限六曹郎官僅能擇之何暇擇其守令然守令須得其人然後政平訟理民絕愁怨一女舍冤六月飛霜民無冤枉然後不傷和氣矣 上曰守令不能盡擇勸懲分明則自然勉勵矣近來外方有勤謹守令隨其監司啓聞欲褒賞特加而物論以為南行之人為堂上未便云若賢者則雖南行為堂上無妨尤可驚動於見聞矣殷輔曰守令之賢的知其實為難雖南行之人其治迹所當顯賞者則特加為堂上足以勸勵他人矣○傳于大臣等曰引見之時有未及答言之事抄年少文臣入學遼東事奏請為可云遣子弟入學甚為美事以近古所無之事故不為耳遣文臣于遼東請學漢語何以為辭乎常時押解通事二人往焉通事一人文臣一人入送則雖留數三日學之豈偶然哉如是為之何如殷輔等回啓曰常時



押解官到遼東交割後即還假使留數日學語安有所益徒有  
弊而已○荅曰知道○全羅道全州礪山雷電○壬寅 御夕講  
侍讀官權轍曰臣聞祈雪事已定云旱乾之災皆人事所召人  
君須責躬修省去時弊絕民瘼然後天道順災異息不可以禱  
祀為也 上曰此乃不得已之前事前年冬無雪故今歲凶荒已  
甚中朝亦常祈雪又頃者議于大臣而大臣亦以為可然不必  
強為也○憲府啓曰年歲凶荒餓殍相望盛冬之月雷變示警  
營繕土木之役如舊殊無謹災恤民之意大臣所啓至為當矣  
請一切停罷依凡○癸卯 御夕講檢討官金天宇曰當今軍  
卒之弊至為可愛凡軍額有名無實上番之時若一旅則來者  
僅十分之一有逃亡者徵諸一族一族又逃則又徵諸隣里以  
一身而為一族之役為隣里之役一年徵役至三四度雖富實  
之人何能支當一年則賣牛馬田地猶可支持至於其後不能支  
而逃走矣又因其逃去而移報本官使之督送守令亦無憑據  
必徵諸一族隣里故絕戶流散國無完軍若過數十年必有難



慶之事此朝廷上下所共知而憂之者也且設備之要軍卒為重木綿為輕若有緩急則以木綿而充軍額乎

絕戶人徵納木綿故云此

事須議處為當

上曰兵在精不在多必完實然後可用若虛

張其數而疲殘如此何用於緩急減額從實之議已久而重事不

可輕易故迄未決耳當議于大臣而慶之特進官李芑曰軍籍之

弊果如所言元額則不可毀也然其逃亡絕戶可量減軍卒之

有保人使之有所支持而今則無保人而只單身立番故因弊

而有怨開國百餘年以來良民漸少昔者高荆山以侍衛虛踈

內禁衛外別立定虜衛故軍籍多而保人不足也臣為兵使時

雖有逋戶闕立未嘗侵困故或有還來者邊將須擇如祭彤者

以付之然後軍卒之事庶無虞也 上曰中原之事不可預慮

近聞遼東地方有夷虜之變中國有事則必徵兵於我國 祖

宗朝亦有如此之事兵曹官負每留念武事預選將來將帥以

備緩急可也芑曰人不能盡善有長有短知其長短而用之為

當 上曰近聞廷議擇將而不試用實為未便武士不可徒選



選而用之以養望可也芑曰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正謂此也每以武臣為無踐歷而不用其終能有踐歷乎無踐歷故無於望耳上曰武臣循資用之故易至衰老衰老則不可陞少壯之時試任邊方可也芑曰滿浦僉使今雖欲擇差無爵秩可當之人如有可用者預為陞用可也特進官李彥迪曰軍額減耗不堪其苦逃散而多有結戶故也軍士之中惟水軍最為苦役聞諸外方僉使萬戶等一應日用凡供客之物皆需索侵督而加以年凶故水軍皆至逃散他軍不至如是之甚欵治此弊莫如先治邊將剝削之暴也水軍役重而番數故不堪其苦不出五六年將盡逃矣朝廷議其變通講求扶護之策為當甲士奉足四人故軍士多投屬甲士其額外之人減以為水軍奉足或革罷旅外正兵以定其奉足如是加給然後水軍庶幾蘇復也天宇曰人心巧詐軍卒之中少有豪黠者則謀免巧避冒屬忠順衛忠贊衛只餘疲殘之人雖欲加給奉足於何得之前者令各道抄啓而唯全羅道抄來他道則未聞也別無催促之



事軍卒貧殘者偏受其弊豪黠者獨免其役不知如何而可也  
軍卒之弊今已極矣時無切迫之害故朝廷置而不念至於禍  
敗已急自無及矣芑曰一年中水軍之番六朔正兵二朔苦歇  
殊異水軍分四番立三朔則庶得蘇復矣 上曰朝廷處之可  
也○傳于政院曰經筵官所啓軍額之事非偶然憂慮之事自  
前朝廷所共知也而常患未得可施之策宜及其可救之時為  
之規畫他日大臣會闕庭時其以此意議之且軍士謀欲早除冒  
年入籍以貌辨其老似難將何以防茲除軍易故軍額日減此  
事并議于大臣○憲府啓曰監察設立之意本欲分列臺監糾  
察百司檢勅繆愆而近來全不擇差徒有分臺之名未聞糾檢  
之實至為未便其中庸劣尤甚柳穀趙瓘李幼彥請先遠擇差  
如啓○甲辰下御史李世璋救荒摘奸單于于政院曰此兩邑  
長守令不能救荒推考可也又傳曰衍義補議論似好宜進  
利講於經筵而綱目亦可進講然經書乃本源雖不可遽止進講  
之書隨其畢講更以經書進講可也小學雖為兒時所習之書



然亦是好書宜於進講他日以此意議于大臣且侍講院書筵  
講論警戒之言例為書啓而近者以廢不舉更為書啓之意言  
之可也史臣曰己卯之人崇尚小學之道而治效未至羣小陷  
之一敗之後并罪其書而廢之至是復有進講之教亦見天意  
之悔悟也然上意不能堅確向道之念暫開而復蔽以致君  
子進退之無常可勝嘆哉又曰自己卯以後小學為世  
大禁人不敢挾持者二十餘年矣丁酉以後金安國等再還于  
朝犯笑罵倡言士林後學間有從而好之者○禮曹以修答對  
馬島主書契之意報政府曰貴島管下之人出來我國累犯奸  
濫惡亂之事罪雖在彼平時不能檢下之失亦應有在然自承  
朝命惕然奉行劃即盡心鞫捕押送我境致戮示衆至於再度  
忠順之節良足可尚主上嘉之命依舊接待賜物示褒以及  
下人具在別幅足下其敬領體主上恩撫嘉厚之意益殫忠  
績永勿替好但奸悖之徒今雖致罪示懲苟無禁約之申難保  
後日之犯貴島議定全條書送于我貴使復傳足下之言云有



違令條者即行斬殺其意嚴而且益見足下措處之善茲因  
足下書送之條我國亦申定約束并貴島令條勅邊將檢行亦  
錄送貴島貴島亦宜廣行知會俾出來之倭永久警戢勿犯則  
兩好彌固我國息待貴島亦有加無替豈不美哉且掠害邊船  
在於薺浦相近他賊倭未及來犯之處故意是留館之倭所為  
今觀足下書辭鞫捕果似不易然足下既盡心奉承朝命前之  
罪倭已得捕送矣掠害邊船之倭豈終不獲乎唯足下畢效忠績  
期於捕獲以討其罪則豈不尤嘉乎以此辭緣令藝文館書契  
修卷而近日薺浦僉使宋孟璟牒報內節該凡島主處入送書  
契辭緣在浦不得聞知脫有闕答之事恐致失對云今此修卷  
辭緣知會于邊將今後島主處修卷書契或係關事則例於邊  
將行移知會使之預知問答致不差誤又邊將若於以賊倭論  
各條徒依約束不稟于朝輒將討殺則或致邊釁是故倭人等  
有犯約束捕捉持次兵刃拒敵期於害我勢難拘捕者討殺外可  
以拘捕者勿為登時討殺例為啓稟施行何如依牒呈施行何



如政府轉啓依允○乙巳左議政洪彥弼啓曰臣素有風證發  
作無時近日議事及辭免臣獨未參心甚皇恐臣本章句迂儒  
識慮淺短職在庶官尚不能堪况此具瞻決非所據冬月雷變  
咎同夏雪輔相非人亦足召此伴食貽譏久妨賢路乞逕臣職  
代以賢者救災永圖無踰於此答曰大臣等庶事無不謹察冬  
雷之變非卿所召予將引見 上御思殿引見 上曰近來  
日候如春至月雷動變不虛生惶懼罔極見京畿救荒單子舉  
一邑而可知其他有一校生飢甚僵卧不能出聲云至為慘怛  
如此之事豈止於此邑賑恤聽則有之矣予甚憂念彥弼曰自  
上憂勤無所不至而下人無有體上心而行之者如臣無狀居  
輔弼之地所致也自 上雖不下問臣謹當盡白焉輔相之賢  
否有關國家之治亂冬雷之變咎同夏雪職由臣之無狀常啓  
之而自上以為例辭近者朝廷之上持公論之人皆曰大臣  
於國事不盡心用力焉亦見臣之累此職也雖無識之人於其  
所不堪之職鮮有恬然而安處者矣輔相之職須擇其人而欽



服者然後方可徒能言于

上前退而無實者則其誰倚重哉

臣前亦屢啓救荒之事莫急於此時明春則飢民安得以保活必至於盡死矣賑恤廳雖能隨所聞見盡心措置然不如觀察使之親臨其地目覩而處之也京畿觀察使來月當蒞各別擇送為當外方無儲穀故救活甚難然守令持糶粥草食等物出入村巷盡心而救之則餓飢之民庶得緩死矣臣言至為汎濫尹啟輔領政議舊人也諳練多識外方之事無所不知賑恤廳事使之兼揔可也以一家之事觀之須舊老之人可任至於一國之事亦何異耶適下問救荒之事故如是敢啓即位以來三十餘年動訪治道固非偶然民間之疾苦下情之真偽相業之賢否無不熟閱而審識重大之任當初須擇人以授之既任然後信之專之以責其成可也臣獨入而獨啓言涉過濫今之在六卿之列者皆盡力國事可委大任凡有國事所當專任雖或有言之者答之曰此人安有欺予之事又教其人曰予專付汝則其人亦必感激盡心國事務欲使上教不歸於虛矣八道觀



察使方面重任以寄千里外生民之命疾苦愁怨所當撫恤解  
釋是故 成宗朝不以通政差之六曹則判書專治其司之事  
以在察判之列者循環差之可也大司憲糾察百司小小之事  
人君不可親察信任此人勿為搖動則其於國事庶可理也且  
近來不無威權在下之弊自 上以臣等為避權而退縮無所  
建白物議亦然大抵威權不可在下 雖賢者久執權柄猶有專  
擅之譏小人專權則無所不至或有敗國亡家之禍威權當在  
於上也凡國事當自 上判斷而不可每事下問也 雖小事當  
堅執之不可以一人之言輕改也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  
愆傳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我朝 世宗文宗成宗  
之法粲然備具此我國之成憲也遵行三宗之法何治不能成  
也豈不得已沿革之事有時或更張矣不然則慎勿輕改也且  
講官之設為備顧問臣聞古事於先臣 成廟每御經筵講讀  
臨訖又令加讀而聽之講官之小考閱者數見窘急古今帝王  
漢帝唐宗之事拈出而講論其政治之得失今之經筵則不然



未得見 先朝古事近來特進官雜人多參入侍進戒之辭雖  
有之然涵養性情薰陶德性皆講官責也且擢用武士之事自  
上常常下教然用之之道不及於古古者若可用武士則或為  
近臣或除閑曹參判今亦如是擢用可也且製述之事亦有異  
於古也古者月課即製入大提學親到弘文館考其優劣 成  
宗朝曹偉每等居首下問曰何善製若是耶對曰偶然耳曰汝  
言是極為褒獎今則無如此之事故無有激勵之人且武備之  
事亦為虛疎而不及古也國家之所重憂念者西邊也耕牛盡  
斃則明春農作何以為也上國人民逼居越邊至構瓦家間延茂  
昌野人滋蔓大明啓運今百七十餘年運數疾幾如有意外之  
變則西門先受其弊須完固以待前者平安道觀察使尚震義  
州牧使金景錫一時并遠故朝廷有外重內輕之說雖秩在嘉  
善之人若知其道之事則可以為之不須以在贊成之列若為  
也柳漢為監司而還適故云西邊之事為重而其次乃賑救飢民之事為大  
也此等事須先留念焉詞訟簿書之間如有緩慢之事專委有



司而治之可也萬一有事於西方則恐以臣為不言故如是啓  
之也 上曰此言至當小事乃有司職也方今大事莫如西邊  
之事與救荒之策耳其能堪此任者在否慎擇前者有外重內  
輕之論雖二品之人若有可當者則銓曹擬之可也平安監司  
尚 遘期臨近須以文武兼全者擬之彥弼曰言雖多而無益為  
治之道自有條理次第自 上留念焉臣竊見尚書三代之嘉  
言善政皆載於此為治之道莫要此書日日留念焉且大學乃  
存心出治之書是故宋臣朱熹以誠意正心每倦倦於其君世  
則以為迂也我朝 世宗夜讀庸學固非偶然至於史記如有問  
難之事必下問 集賢殿學士不能仰對給冊而使之讀焉以觀  
其博學與否也進講之際拈出其帝王之事其用人如何聽諫  
如何商確論難此進講之要道而今則不然讀之一遍即掩卷  
而出是無益也 上曰經筵常進講史記其聞古今治亂甚好  
然經學乃本根也史記畢講後進講經書曾欲議于大臣矣彥  
弼曰大學衍義補乃皇朝丘濬所撰也進講今已十餘年速畢



為當前者性理大全欲為進講無有解之者故迄未進講如律  
呂新書不必進講大極圖則理學之淵源以時講問為當 成宗  
朝亦進講而多不能盡只抄其關於治道者而進講焉九重之  
內潛心好學其於治道多有益也自 上何書不覽須擇其關  
於治道者而留念焉近來延訪大臣憂動治道無所不至而下無  
遵奉之人大臣之中臣尤庸劣有左右之人臣豈敢欺臣非徒  
不知邊事吏治與外方之事皆不能識只以章句發身今朝離  
免以真情直啓也願速臣職代以賢者今之賢者固非一人臣  
安敢以為冒處乎一人以處所失漸多譏謗亦興終被顯駁而  
退則上之待之也難臣之處之也亦必有所窘矣且祈雪之事前  
古所無此乃新例之事也况犧牲盡斃舉行似難古人云臘前  
三白豐年之兆今已雨雪當斟酌為之也祈雪事只見於宋臣  
蘇軾之詩未聞漢唐亦有此事也 上曰遇災之時修省人事  
此乃根本如祈禱等事末節也但土脉不滋則來春旱乾之毒  
易入中朝且有祈雪之事故議之也更聞之物論以為不可雪



且已下不須為也彥弼曰賑恤廳事若令尹殷輔同議處之則凡有規畫施措豈無裨益殷輔乃臣右僚如是啓達似濫臣意以為自 上憂勤無所不至老成之人庶能奉行故敢啓 上曰賑恤廳與戶曹同議為之也然人之計慮豈無有不及處耶使大臣而兼監則必多有議為之事明春之事亦當另加措置也○傳于政院曰救荒事急歲前則已歲後則民生孔艱朝議須別有措置之事今聞左相之言賑恤廳雖與戶曹同議領相亦當參監云此言至當老成之議自異於人其令同議為之○御夕講侍講官宋世珩曰近來引用油蜜甚多以為油蜜非民之衣食然皆出於民之膏血比來連歲凶歉到今尤甚民若不堪以至失業則將何以為國生民保安然後本固而邦亦寧矣今年凶荒大甚生民不死則流亡國穀有限不可人人以活之但日用之物另加節減掃除民弊則幾有一分之賜矣聞諸營繕處所用西土木緣上所及蒿索分定民間納之其於聽聞錘者也錘者也雖若輕易民之受弊大矣諸營繕處大木所斫之材可以用之



而以人情私用且彙索則有米糶各司網元碯裏米也可用使之  
進排無所不足也捨此不用而分定各官責納民戶此雖細微  
足為民弊如此之弊一切減之可也 上曰諸營繕處依憑作  
弊之事實是不貲可已之事則減之以除其弊可也世珩曰西  
北邊事朝廷當憂不忘如此凶荒之時若有緩急興兵之事將  
何以為之臣為兵曹正郎時軍額至為虛踈定虜衛別侍衛古  
之精兵而今則庶人皆為之故無才者甚多如此之人還下為  
正兵定虜衛別侍衛則內禁衛取才矢數不足者年年多有之  
以如此之類充定不好別試及鄉試入格者外方鄉村甚多抄  
出而並皆口傳則善射者多而皆為精兵矣 上曰大抵今之  
所患在於兵不精強設別侍衛定虜衛本意則士族人皆當為之  
也今皆庶人為之故士族人厭其卑賤而不為軍額漸至虛踈  
此朝廷之所共慮當廣議處之也特進官洪景霖曰冬雷之變綱目  
亦不多書自 上憂民之飢饉固非偶然而下人不體 上  
意使民有怨苦之心如此之變固不虛生須應天以實益加軫



念焉臣為守令時見之國家所乏之物不得已引納也然明年所  
供之物引納於今年窮民已為艱備明年又為引納百姓以此  
尤悶焉如其不緊之事皆停之則窮民庶幾蘇復矣近來蠲  
減之物甚多率皆輕歛之物也故實惠不加於民矣引納之事各  
別斟酌停之何如上曰民弊在常時尚不可忍况當此以時  
益加留念使之無弊也○政院啓曰領議政尹殷輔今當參監  
賑恤廳其別稱官號乎無官號而只令同議其事乎取稟傳曰  
此新規之事指政府郊官議于左右相且經筵官以為諸營繕  
處蒿索西士乙木分定民間以此窮民尤為困苦營繕處大本  
所斲米糴各司綱冗用之無妨此言為當其言于該曹軍額事  
大臣及兵曹後日來會時議其便否以啓○司諫院大司諫宋  
純等上劄曰數年以來陰陽不調寒燠失候當夏不雨當冬不  
雪使禾穀不成而生民阻飢八方愁嘆餓殍相望至於六畜俱  
斃當時之禍可謂慘矣加以深冬之月霧雨雷電無異盛夏之  
月是豈無人事大失於下而致此迫切之災乎天之譴告如此



其急也而 殿下應之之道徒汲汲於祈禳之間誦令之際而無惕然警悟之實恐懼修省例為咎災之空言而災異則猶故也此不幾於侮天乎以今之事觀之宮禁不嚴內治不清旁蹊曲逕邪趨諂進而言語之路直通於閭巷私謁之門有同乎市廛凡人主耳目之所聞見不由士大夫進見講論之際而容有二毫或由於他則非但為聖德之大累他日危亡之禍將無以救矣微訟多端奸濫無窮辦理伸冤自有攸司上言陳訴不待兩造之備先有判降之旨僥倖有以遂抱屈者無所伸下之致疑固有罪焉上之取疑亦其宜也四方正供自有常數而國家用度近尤無節百司空虛市井蕭然是不過眷愛之奉賜與之厚而出入之間轉賣轉納之言播諸人口甚可羞也君臣之間當義合而禮接廣信而普任稍有偏倚之跡或啓衆人之疑如其賢則已矣幸非其人不獨為善之士漸為解體生奸成亂之弊未必不由於此前日之事亦可鑑也人主居深宮之中其心之正不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如十



目所視十手呀指有不可掩者公私之辨善惡之分祇有學問  
積累之力終不可得也近來天災之至人事之失恐皆出於

聖學間斷而誠正之功有所未至也伏願 殿下修己以誠使

人事無闕應天以實使災沴自弭不勝幸甚又啓曰同知中樞

府任權前為全羅道監司時以不緊之病秋冬等褒貶纒降

一朔而徑自呈辭至為不當又於入京之日所受費兵符亦不

郵納至使子弟謂弼善任房臣代納是皆不畏公論而然也物

情皆以為未便請罷其職司饗院主簿李建陽人物麤暴有一

朝士之妻為亡夫守身而服姑母之喪威力奪奸前縣監韓備

為備守義建陽食其富實因嫡甥司僕寺主簿李庭妻也備死檜建陽人

物悖戾亦奪奸朝士許事朴大仁之妻皆有關風俗請並命罷職各

曰觀此劄子正中子病其曰修己以誠人事無闕應天以實此

尤切當也予更加留念焉任權實為得病則勢未能親納然職

在宰相而所落至此諫院豈偶然計而為耶李建陽李庭檜事

所關甚重並皆依允○政院以禮曹堂上意啓曰見倭人等陳



訴之書

禮書宴享後陳許呈書曰謹伏陳禮曹大人御前下解

此價無許捧也幸朱相孫明文有之而詐誑倭人我國人與倭

人相通銀鐵潛相買賣非徒不給其直本物亦不還給云如此

之事我國欲聞見懲治者久矣倭人之言不可盡信奸細之徒

不無所犯邊釁未必不由於此前者島主捉送罪倭我國深嘉

如此奸細之徒治罪則倭人亦必感悅矣司中不敢擅便與政

府同議處之何如傳曰近來朝廷上下欲得如此之人而大懲

也此人等拿來推問可也仍傳于院政曰倭人等訴書欲即下

而示之恐其喧播也其名當秘密抄下速招禁府郎官有幹能

者二人留門出送直抵其縣掩捕而來若下有旨則恐其逃躲

也政院回啓曰都事下去不能獨捕必須發軍而守令若不只

聽都事之言而發軍則無乃下書可乎傳曰下書斯速書啓倭

人訴書皆曰熊川人云若發軍於其官則不無逃避都事二人

分往隣官發軍掩捕可也俄而抄書其名而下○義禁府經歷

安舜佐韓慶雲啓曰常人名同者多分辨為難皆拿來則傳旨



外事也何以為之傳曰同名入盡數拿來則禁府可以分辨也

○以小紙書阿伊孫之名訴倭人傳于政院曰此人居京云速

令當直帥官捕囚可也○傳于政院曰昨觀倭人陳訴之書犯

罪者頗多銀兩全不給價至為汎濫故已令禁府郎官二人直

抵其縣設軍捕捉也治罪之事則當依啟痛懲也若下諭本道

則喧播彼人等必逃避故如是也銀兩之為國禁已諭倭人矣

今當更言之曰爾等書示之人已令拿推矣然我國禁銀鐵汝

已知之而尚且如是買賣此大犯國禁此後若又賣來則甚不

可也云可也若不由諭後獎亦如前矣又傳于大提學金安左

議政以為成宗朝月課製述實非偶然勤勤勸勵今則不然

而文藝之事甚為虛踈云近日只請推掌務官而已掌務官雖

催促豈能為之自己亥至于今三年不製其不檢舉不即製進

亦可知矣他事猶責其懶慢况文藝之事乎大提學須勤勤檢

舉可也不可獨推掌務官不製者亦可推也已以者則不推為

可○丙午傳于政院曰歲時觀慶容舞乃古例也然今有災變



動樂未安勿為可也且元日進豐呈曲宴會禮宴亦勿取稟事其  
並言于禮曹○以諫院劄子下問于政院曰諫官之言非欲辨之也  
政院乃王言出納之虞非不知也故問之劄子所謂凡人主耳目  
之所聞見不由於卿士大夫而由於他云予未能解見也凡傳教  
則或因卿士大夫之言或因公事之端而有之也未有私聞諸某  
處之言幸傳語之際有枉傳之言使下人致惑而然耶予未能省  
覺焉承旨等必知之其啓之也左承旨權應昌等回啓曰諫官之  
意未知也出納之時未聞有如此之言也○傳于政院曰平安道與  
他道不同境連上國使命絡繹野人滋蔓逼居此方今之大憂也  
須撫恤軍卒愛養民力可也前者節度使善孟知朝廷之意而  
去也監司尚震處須頻馳書狀予如親言飲食勿侈事每下書  
諭之前聞丁酉年天使時使命之下去似奉法令上來之時還如  
舊習以此事觀之下人之不奉法若是甚矣飲食慎勿奢侈事  
更加言之且赴京使臣六朔內須復命之法為一路留滯之弊  
也以留中原則亦多弊故如是矣此意赴京使臣皆知去矣



監司亦勿留行勿濫給馱數此意令令去平壤庶尹李元孫  
并傳于監司○禮曹啓曰銀鐵令倭人後勿持來事已開諭近  
者臣等更聞之前則倭人持銀鐵來賣於我國故立法嚴禁使不  
得買之今則倭人等於中國南徼販賣有利故我國銀鐵反為  
買去云我國之寶如金銀珠玉等物非但不通中國亦不通于  
倭野人之法載在國典我國寶物有數而盡輸倭國豈其可  
乎近者只禁買銀不禁賣銀下人不知有法請申明國典使  
不得轉賣倭如何若曰銀鐵只聞倭人來賣於此未聞其買去  
也大抵我國入金銀珠玉潛賣他國自有法禁該曹為啓目  
後掛榜知會可也○義禁府啓曰昨日京人阿伊孫命拿囚此人  
不得聞見但聞有何有絲者聲相近字相似疑其倭人之誤  
書捉致推問則曰妻家在宜寧故熊川人知之熊川人持銀鐵到  
吾家云事狀殊常放之則不無逃避之弊幸有推問之事姑  
拘留不放何如傳曰熊川河有絲捉來後不無馮閱之罪  
者鎖囚之可也○平安道內牛隻染病故去八月十七日馳啓



後各官所報熙川一百六十八首德川三十六首雲山三十二  
首龍崗三百六十七首甌山二十五首江西一百二十首咸從  
一千一百三十七首義州二十三首合一千九百九首監司尚震狀  
啓也○丁未 上行冬至望闕禮世子隨班○王世子以權停  
例率百官上箋陳賀○領議政尹殷輔左議政洪彥弼右議政  
尹仁鏡禮曹判書金安國左贊成柳灌右贊成梁淵左參贊權  
撥兵曹判書李苞右參贊李彥迪議朝晝夕講并進史學史學  
果非聖經賢傳之比欲講經學 上教允當待某史先畢次講  
經書何如小學乃初學之書雖不進講於經筵有時潛心於燕  
閑亦不為無益又議凡軍卒凋弊比來尤極無以支役日就流  
亡寃厥所由以居計貧殘而扶保者少也如定虜衛之設始自  
近年其試才入屬者率皆軍士奉 足以此正軍全無扶保之人  
其致不實勢所必至先是有大臣鄭光具由啓達請革定虜衛  
厥後不更取才有闕不充雖不煩革罷而歲以自無矣別試鄉  
試入格者內禁衛取才矢數不足者令兵曹抄名成冊以備緩



急且軍卒厭苦本役欲速老除當初定軍役時數多加年未及五十已除軍籍額數耗減必由於此案付年歲雖滿六十人之壯老猶可以貌定令京外官吏見其容貌身尚壯健勿拘軍案不許老除京外加年壯搜括時必先考據戶籍故巧詐之徒賂遺色吏故為漏付使之括刷無憑甚為奸濫自今戶籍磨鍊時京則五部官真外則留鄉別監各以其面分授檢舉各戶生產之數憑閱隣保詳加搜刷俾無漏丁其有脫漏者令該曹計其丁數以軍籍事目差減磨鍊申報本府轉啓施行軍士在逃最久者有分揀減除之時故奸詐者故為逃躲以待年多希冀減去若容易減之則人多效此軍額日耗不可舉行全羅慶尚兩道水軍依忠清道例分四番當否及破旅外正兵推移給保便否令兵曹磨鍊施行何如傳曰知道○戊申以權轍為司諫院獻納○庚戌司憲府大司憲宋麟壽等上疏曰上天示災以警人故人事益修人君省己以應天故天意可回是以考政者必求於天端弭災者必推於人事天人之際其應昭昭不可誣也



臣等伏見近年以來天災時變疊現層出今歲尤甚夏而不雨冬而無雪疾疫荐臻民畜俱殄天之示警迫切至此誠宜恫瘝在身戒劇淵冰反躬修省有以盡消弭之方敦本責實有以答上天之威而區區於文具之末事屑屑於制令之細務未見反之於一已推之以本原克盡夫側身應天之實故天不悔禍警告未已盛冬之月雷在地中乃理之常而曄曄震電不寧不令四方郡邑報奏非一嗚呼冬雷之變有類於夏雪之異陰陽失節之極未有如此之甚者夫上天之譴怒乃至於斯使國家無有疵謬之政化離之民炳樂識微之君子所當長慮却顧閑緘而杜漸猶恐隱伏之禍或發於不測不虞之中况今朝政之失民怨之多皆足以致天災者雖愚夫愚婦無不知之固難得以盡舉姑撮其一二則官闈之間未盡齊整正家之道未盡嚴肅女謁盛行公道雍遏奢侈日極牟利日深以之習俗不正貪汚成風以之仕路不清紀綱解弛士氣之偷靡民生之困瘁莫有甚於此時也安於因循狃於尋常不即惕然瞿然回心而向



道使上天仁愛之心變以為茫茫眷眷之意變以為漠漠則臣等深恐國家之危將發於朝夕之近而莫之救也伏願修己以立根本謹獨以務其誠實根本苟立矣誠意苟篤矣政事法令之間施為應接之宜自然循序而無不各得其當然之理矣天人感應之理不期應而自無不應矣於為國乎何有哉侍從以此而陳論臺諫以此而執奏者亦非一再矣 殿下聞之亦熟矣每示優容之色而內無警改之意徒有納諫之名而竟無納諫之實豈非以為言之者塞其言責而已不甚留意而然乎或以為昇平既久人心習俗自趨於非僻有非人力之所可率革而委之於尋常乎抑欲革之而將不得其道乎昔者賈誼當漢文全盛之朝猶以為措火積薪之下至於痛哭流涕長太息者其言雖若太過而究其實亦非苟為激發過高之論也蓋憂其漸之將然而預言之嗟夫憂其漸之將然者獨且至於痛哭流涕况今蔽痼已甚邦本已撓岌岌然慮其朝夕之變者將何以為心哉臣等請條陳其弊以究其所以然之故伏願 殿下



深探其本以盡其所以變移之方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  
也傳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又曰正家而天下定矣蓋以家  
而言則身為本以國而言則家為本 殿下處九重之內居幽  
獨之地接御婦寺之際未能一如外朝之齊勅內言或不得不  
出於外外言或不得不入於內內外未盡有截禁掖未盡肅穆  
在席之間寵偉之人或有累於光明正大之域不能無黯黶偏  
私之疑戚里姻婭出入宮間略無防禁因緣憑藉窺覘恩幸外  
為盡誠之狀內營謀利之心請托攀附之計或有時而得售以  
之席寵怙勢招權納賂官職之除拜由於銓選之公而或云得  
失猶可以容人力訴訟之勝負由於曲直之辨而或云與奪猶  
可以有營為幸中其說歸之已功女謁之行依憑之請必不盡  
達於冕旒之聰而瑣瑣之徒欲遂已慾誇耀寵貴受人贈賂衆  
聽疑恠不能無惑於其間夫閨門房闈之中正始之所由基王  
化之所由本也內治之不肅壺掖之不嚴乃至於此正家之實  
恐未盡也夫風化之本在於律身而正家法令之行當自貴近



而率先近來王子駙馬之家未聞義方之訓徒極侈靡之奉婚  
姻務盡其華盛第宅務盡其宏大車服什物之數日滋月長畫  
棟雕梁之制連跨里巷民力竭於外國儲殫於內而莫之恤者  
豈非慈愛有所偏係而不暇念其他乎傳曰宮室崇侈民力彫  
盡怨讟並作莫信其性然則其所以愛之者適所以害之也况  
貴所居室民之表率而每以崇奢泰廣營利為爭爭占山澤務植  
田園惟得之求不恤其他依托寵靈之私表裏市井之徒每至  
於冒法陳訐冀欲與之共分其利而殿下亦牽於慈愛之偏  
或有時而從之曲循其願俾遂其私導之以利啓之以貪以此  
刑家而訓民民安所不至乎是以貪風大肆奢侈日甚上自宮  
闈下至閭巷婚姻宮室衣服飲食莫不潛分而踰制奢心既侈  
無有紀極其費既廣力不足以自辦則營求百端聚斂無藝民  
方飢饉流離糊口之不然上困於引徵之貢下厄於需索之煩  
將救死之不贍尚安能保其他乎不唯是也絲麻米穀日輸於  
南蠻以市白銀珠貝之珍布帛貨財絡繹於北京以買錦繡金



王之寶空一國有用之財易異方無益之物以助侈靡之欲以  
殘民生之命古人云奢侈之害甚於天災不其然乎人心俗尚  
長於溫飽之中狃於奢靡之習惟以美衣服大宮室為高致而  
以崇謙讓尚節義謂之迂濶急奔競趨利途為切務而以恬退  
守靜謂之踈拙折簡為長策請託為公道大閑既廢四維不張  
居官者少清謹之人莅民者多培克之輩權要貴近干請煩瀆刑  
郡承風酬答恐後瘠民封已略無顧忌廣占田宅古者士以為  
恥今則為之無厭苞苴顯行古者人以為恥今則受之不憚俗  
習之陋一至於此豈不寒心夫人材國家之元氣學校風化以  
本源古者求治之主莫不以此為先務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  
其教也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而賢材衆多治隆於上俗美  
於下非後世之所能及也今者儲養之方教育之道非不至矣  
正路榛蕪而聖門閉塞士習不正趨向偷鄙尋章摘句惟懷利  
祿鹵莽滅裂莫究義理衣縫掖之衣而不知儒行之為何事如  
有以聖賢為師者必以為狂而竊笑之少有步趨端嚴者則必



以為愚而慢侮之漸成弊習不務古人為學之方雖曰讀聖賢書而要其志之所向則皆與聖賢背而馳者矣及其僥倖科目一躡仕版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盡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以容默保位為深智以建明有為為愚妄悠悠泛泛莫肯朝夕偷安苟且同底靡靡父兄之所教誨師友之所勸戒皆欲不危其言不危其行唯諾成風無敢言極諫之節軟熟相尚無特立獨行之人屢更變故習尚益偷其自為便利之私則惟日甚於前日語及時弊則皆諉諸不可為事涉更張則皆欲推之於人而不欲自當於其身不自勉已而勉諸人不自責已而責諸人蹇蹇匪躬者未見其人臨節不撓者未知其誰也士習之壞乃至於此可謂之國有人乎哉以此朝廷之上紀綱不立百工惰哉萬事隳哉視官司如傳舍視國事如越人庶僚苟祿不事其事國勢陵夷元氣萎爾如坐敝船之中浸浸然及於胥溺而莫之知上無以檢其下下無以承其上上自廟堂下至百隸士私其身人各其心聯絡不貫體統紊舛息



惰解弛以度歲月無維持鞏固之勢有土崩瓦解之憂訐謨之  
臣避嫌畏事苟存形迹不敢建明應對顧問而已祇順 上教  
而已至使廊廟之重殆為奉行 聖旨之司輔弼之任果如是  
耶馴致綱維委地無所管攝法令禁制之細每勤於宵旰簿書  
期會之末亦煩於宸裁屈至尊之威侵有司之務大本不立衆  
目莫舉統序既乖勞而無補糾舉檢勅之任只寄於耳目之官  
振作頽綱之責僅托於彈劾之間如是而望治者不亦遠乎職  
在喉舌者不但出入而已敷奏復逆之間猶當隨事納誨使人  
主非僻之心潛消默奪可也頃以臺諫劄意下問之際非不知  
公論之所指輒發阿順之言曰無此事也近密清選之人尚且  
如此士氣之萎蕭可知矣由是而公道不行私門大開仕路不  
清賢否雜揉銓選當以公而無私而仕進必申於權勢之門一  
官有闕簡札雲集為銓曹者亦難收捨惟視請簡之高下以為  
注擬之低昂世族未必皆可用而失業童穉之人輒居薦擢之  
列寒門未必皆可棄而窮經白首之士終無自拔之路愚智不



擇正邪誰分薰蕕雜進珉玉同升日月久次者漸為陞薦之階  
級守正奉公者亦無拔擢之異褒黜陟不嚴幽明或混宜殿而  
最宜最而殿皆出於干請之私盡由於愛憎之心動謹廉靜之  
士不但無以為勸而又致多口之毀貪饕無忌之人不但無以  
為懲而又有不虞之譽世之執法不阿守正不撓者百無一二  
中智之人猶將隨俗變化而同趨於不善況本庸庸瑣瑣之儔乎  
是以庶官廢位未有空窠闕位而棟一訟官擇一守令則每有  
乏人之嘆而終亦不得稱職之人而授之典城百里受字撫之寄  
者但在營私家稱賓客而已豈有加惻隱於細民者哉哀痛之  
教惻怛之旨溢於瞻聽而便歸於文具徒寓於空言十室九空  
村落為墟邦本蕭然勢不可支民生之困孰有甚於此時者乎  
至於邊境之上將帥之人尤不以愛恤軍卒為先每以割剝殺  
虐為能怨詈謗讟有不忍聞主將視士卒如草芥士卒視主將  
如仇讎卒有刀斗之警尚安能望其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扞  
頭目乎唯其如是故邊塵不起而民戶日蹙軍額日空南方



水牢固已且然至於兩界則徒有其籍而無其人設若虜騎長驅而至則當誰使之折衝而禦侮乎至如六鎮之民不堪侵剝之苦去碩鼠之害懷樂土之願潛移於他境而莫之恤也至有與為婚媾者義州之民亦或潛投遼東逃奔避役之是甘不敢保其懷土之思思之至此寧不為之扼腕長嘆乎民生之困弊邊圉之空踈至於至極者皆由於仕路不清而擇人不審也說者皆謂人材乏少善良無幾按簿指點可用者少內外庶官之衆豈得人人而擇之乎臣等竊以為不然傳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無私心而有實理之謂也古之為治亦豈借才於異代乎爵賞者人君之砥石所以礪世磨鈍也好惡定於上勸賞行於下人知趨避而士務自礪則賢材之作多士之興將不期然而然矣 殿下患士習之不正則不過擇師表之人明示趨向之方以勸導之而已患仕路之不清則莫如依祖宗朝嚴試才之規終以糾察之人不使庸雜不學之輩濫廁於其中則人知砥礪而自勉矣至於邊隅守境之臣列邑蒞民



之官其所以漁奪民財驅迫軍卒者豈皆麤猛而自為茲利哉亦由於首善之地好尚不明而習俗之弊有以驅之也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然則作人之機皆係於在上之人伏願 殿下先自務實激礪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則其感應變化之速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矣苟或不然則憂勤宵旰亦無補於大體而終歸於解弛之習矣天語丁寧徒有感於一時而終無持久之益矣百僚促促惟細務之是勤不過治簿書急期會以塞責而已徇耳目眩視聽以營私而已亦何有於盡其職之實乎自古國家之禍變常生於民心之離怨民心離合之機其端甚微而其禍甚慘方今民窮財竭域內虛耗國勢萎弱於斯極矣則無怪乎災沴荐臻矣昔者宋景公有君人之言災感退舍天聽雖高有感斯通至誠未有不動而不誠未有不能動者夫誠者真實無妄之謂豈聲音笑貌為哉臣等未知 殿下日用常行之道言語號令之發其能盡其誠乎非有學問之力素養之功則雖欲誠之而終不可得也臣等伏見 殿下每遇災



診之作惕然憂勤常欲改紀政事之闕失振作委靡之弊習似  
可以感人心回天意矣而惟天譴告之災彌嚴而不殄是  
下有望於下而人不知感致謹於上而天不悔禍者豈非以應  
天感人之本未立而然乎大學傳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夫誠意  
乃自修之首而慎獨為用功之始苟能用功於致知之事則固  
已知其善之當為而惡之當去矣然其一念始發於須臾之頃  
端緒之初有實焉有不實焉蓋有他人所未及知而已所獨知者  
是乃人心念慮初萌動之端善惡誠偽所由分之始其理甚細  
微而幽隱然其為學出治之本乃在於此而有不可移易者苟  
能於此幾微之初致其審察之力體認真的發端不差則所謂  
正心而修身齊家而治國者將舉此而推之而已苟不用力於  
斯則萬機之煩庶事之衆頭緒茫茫竟無下手之處雖使盡心  
力而為之亦將泛而不切勞而鮮効必矣伏望 殿下於宮闈  
深邃之中志氣清明之際澄神定慮及已靜觀察天理人欲之



分致擴充過絕之功則義理於是乎判敬畏於是乎立逸欲於是乎戒由是而制事出治由是而用人臨民所操者簡約而及者廣博天心其有不回於上乎人心其有不感於下乎修己之實自無不盡而正家之道自無不至矣奢侈之弊自歸於敦朴請托之事自不干於其間而人心習俗之不正紀綱士氣之不振亦將無不各得其正而不足為 聖明之軫念矣頃者

殿下於遇災之日講求治道有意於經籍之本源小學之格言將欲講之於經幄以究出治之原此 聖上學問之功發見於側修之際天人感應之機正在於是臣等聞之孰不感激於心乎此宗社無疆之休此生民萬世之福也伏願 殿下終始于學

留心存省焉

此疏吳謙所製而其意也

憲府啓曰倭人所訴銀

兩質易人名數甚多云遠方之人若盡拿致則如此凶年養獄亦難虛實未及辨而必有凍餒致死者雖因本道推之可以得實假令京官發遣雖似有弊猶愈於全數拿來之弊請命因本道推之近日諫院劄子之辭自上問于政院言官指陳公論所



發政院非不知之而對以無此事阿順無狀甚矣請並罷職以  
正士習偷靡之弊○諫院啓曰前日臣等劄子所謂凡人主耳  
目之所聞見不由於士大夫進見講論之際而容有一毫或由  
於他則非但為聖德之大累他日危亡之禍將無以救矣云者  
非指由政院出入事而言也近日姻婭多門閭巷言語之路直  
通於宮禁萬一戚里家私言有感於聖聽則定非國家之福此  
為朝廷所共憂慮之公論政院亦明知之事也當其下問之時  
宜辨明啓達使上意洞知而非但不能辨明至於以諫官劄  
意為未可知矇矓回啓使朝廷公論反歸於難信之地近來士  
習偷靡小有違拂之意則陽若不知曲為承順甘於自保之計  
當時之事至為寒心承旨等請先罷後推○答憲府之疏曰觀  
此上疏皆切上下之咎無以加言矣此疏上下不可以尋常視  
之而沈潛玩省念在於茲無一刻忘焉則至可也但揔要而言  
之則上下不知公私義理之辨亦不察民心離合之關怠惰成  
習不究挽回世道故至於此極也災變豈不見乎徒聞其言之



善而不改其過有何益哉上下更加惕慮焉又荅曰禮曹以倭人呀訴熊川人等或不給其銀兩或不給其價之事秘密封啓此非他事之比或奉承傳或下諭其道推之則先自傳播其人等不無逃避之理故予亦知其拿來之弊而不得已即令禁府郎官拿來飢荒之時養獄為難果如所啓其速諭禁府分囚各官勿令拿來發遣京官推鞫為當且政院所荅之辭不可知豈有他情乎予初聞之以為必不知之事故如是也若知之之事以不知荅之則兩司公論至此行公甚難罷職似過改差可也○荅諫院曰此言初未解見欲問諸諫院然則是厭憚而強辨也故未知中間言端有如是之辭乎以此問于政院也往者朝廷之變出於姻婭之家予有懲創故姻婭之家出入私言萬無矣外間豈能盡知乎政院所荅之辭必無他情公論至此不可曠職罷職則似過改差可也不必推之○辛亥御朝講侍講官金魯臨文曰帝王御夷狄之責莫過於內脩政事是以漢光武不遠四夷不望邊功西域請納款閉玉門關以謝之唐李泌有遠